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八)

曹霏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子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藏典書國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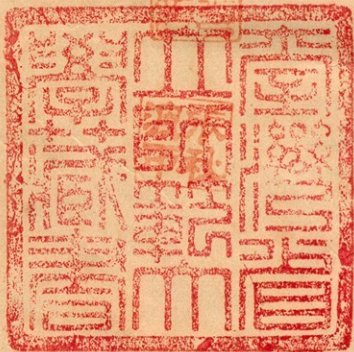
中國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80
033
1619

石 頭 記

(八)

曹 霽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001988



疏瑞世界白雪
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咬腫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四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著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闌。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果然好了

以上已結住香菱

學詩一段文字

以下接入薛王邢

李四家來京提出

寶琴一段真是絕

妙波瀾令人應接

不暇

在婆子丫頭們口

中暗點四人

寶釵口中明點薛

李執口中點出李

又從作者口中敘

出邢姨子邢岫烟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趣。可知俗語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裏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著是他們哄自己的話。卻有此心想。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有幾個小丫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執笑道：「這是那裏的話。你倒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紋也繡也。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寶琴也。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蝌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著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執笑道：「或是我孀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只此一句寫得熱鬧。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

王仁三人來補婆子們所未說李執妹子之名亦從作者敘出寶琴之名亦從作者敘出邢薛二李來時老婆子小丫頭皆大歡喜渾如一隊天女下降令人耳目皆新抱命孤單而遇此等事者斷未有不垂淚也況黛玉之本善淚者乎○吾以為黛玉有此知已亦可以少慰矣

只樣子以定蝌兒其為人必當與蟬兒異者於形容不出者形容之襲人何必如此便去瞧瞧何妨

從晴雯等口中將四人總點一筆履歷分明

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執寡孀。帶著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總束一句見筆法。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媳。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了帶來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的李執寶釵自然和孀母姊妹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都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補筆不可少。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著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只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靈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寶玉學問長進在此。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魔意二字。新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

回顧詩社一句下面便生許多奇文

顧上文却是本地風光

第一個寶哥哥著急高興

來不及矣何其性急乃爾

探姑娘倒底籌算得妥當

說道。你快瞧瞧去。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形容得妙。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找寶玉問說。嗒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曾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裏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定評三姑娘。看著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吃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裏再尋好的去呢。我們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著嗒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極寫鬧熱。老太太要養活。剛纔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可真麼。探春道。我幾時說過。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月十六也。嗒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做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嗒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翠兒纔好了。是要緊。人人都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丫頭來了一層。這幾個新的也熟了。二層。翠兒也大好了。三層。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閒了。四層。香菱詩也長進了。五層。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嗒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裏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

此一層亦宜籌及探春真胸有籌劃人。並不是想不到這一層。實在是喜昏了。寶琴住賈母一邊。薛蝌住薛蟠書房內。

岫烟住綴錦樓。鳳姐處處刁詐。實多心計。就鳳姐眼中將那姑娘性情行止出力一寫。

李嬭子及紋綺住稻香村。自此以後寶琴住賈母處。岫烟住迎春處。紋與綺住李紈處。湘雲住寶釵處。閑者記清。

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咱們這裏住。咱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裏住了。咱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真高興。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喜歡了一會子。卻想不到這上頭說著。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府上賈母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閒跟著賈母一處安寢。安頓寶琴。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安頓薛蝌。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算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安頓岫烟。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總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是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敲敲岫烟心。性行爲。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卻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誰謂鴉羣無鳳種耶。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照後文送衣等事。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慧。李紈定評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孀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孀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著李紈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安頓李嬭子及紋綺。當下安插已定。總來一筆。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

爲全部十二敘結
一總穴大書特書
筆力千鈞
十二敘十二名花
也

寶玉花中之蝶也

以上總束人數點
清十二金敘之名
綦似羣仙高會
挽到香菱一層與
上文接

從寶釵口中寫出
香菱湘雲二人日
日夜夜沒顧沒倒
光景

寶琴初上場便佳

此所以名覺醫婆

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敘明雲兒住大觀園之由。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總筆李紈爲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煙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不過十五六七歲。皆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姊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裏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了。沒晝沒夜的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拏著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裏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癡癡顛顛。那裏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披著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裏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裏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

此等酬對語真是絕妙機鋒
寶姑娘一駁尤惡出力爲寶琴生色妙在都從旁面寫來

老太太之愛琴姑
娘亦從旁面寫出
琥珀也而竟指寶
玉而呼之曰他乎

此句補得好即四
十五回寶釵望黛
玉病一席之話兩
人已成知己也
寶哥哥亦工於察
言觀色

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裏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裏若太太在屋裏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裏你別進去那屋裏人多心壞都是耍嘴們的湘姑娘惡諍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多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卻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姊妹罷湘雲又瞧著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樣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十分愛惜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這般福氣你倒去罷子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如聞其聲說話之閒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卻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裏說手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絕妙機鋒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裏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正經寶姑娘真善於解鈴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尙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如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黛玉趕著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

補寫琴姑媒本領

語妙雙敲若在妹
口舌矣又多一番
各有會心
方打暗謎兒而林
妹竟一猜就著
故直接誰知他竟
真是個好人云云
也

讀西廂簡一曲
將是幾時三字細
細咀嚙恐空而問
據實以對文有妙
悟斯真不執文字
不離文字
絮兒何淚之多此
等之淚然不在還
寶玉之列
試問痴卿倒底藏
多少眼淚

似親姊妹一般。所謂因親及親也。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概人物已知。所以謂聰敏也。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所以云心熱也。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著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著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會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幾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爲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你也對得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他也對的好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往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爲何要細細告訴他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欄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死期漸近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自覺心酸病深矣眼淚卻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裏只管酸痛眼

嗚呼。嬰兒之淚。將盡矣。竟會少的將來。無眼淚的日子。卻在目前。以下渡入賞雪一段。先將冷天各人衣飾一寫。先寫服飾一節。要於雪中襯出各人局段來。特寫李執與寶釵之意。那姑娘乃貧女。粧束身穿灰鼠褂子。貂鼠風領。謂料出騷達子樣兒。以湘雲雪虐花貌。必須下個粧字。湘雲綉綉之服。以作者綉綉之筆。述之彷彿其人。活現紙上。令我前此扮寶玉。哄老太太為之一笑。其所云正日者。覆閱第三十七回便知。

淚卻不多。已還大半。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裏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著。只見他屋裏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氈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執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描金空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繖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裏。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段斗篷。獨李執穿一件哆囉呢封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紮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頭上戴著一頂空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擎著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瞧。裏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袖小袖掩襟銀鼠短襖。裏面短的一件水紅粧段狐嵌褶子。腰裏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繖。脚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執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經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咱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

到了次日者乃壬子年之十月十八日也

自是以後寫入吃鹿肉一節

寫一景必透關到十二分吾不知先生之筆從何處得來

吾爲寶玉必拍手大笑曰阿呀呀豈不妙哉

海龍者海虎也小鷹勝掛子者即今之小袖太平掛也

蓑笠屐名至此方點出

寫寶玉雪天粧飾補前段所未及

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設賞了。李執道。我這裏雖然好。又不如蘆雪亭好。我已經打發人弄地炕去了。噲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噲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發了。送到我這裏來。指著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算外。噲們裏頭二丫頭病了不算。迎春也。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算。惜春也。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發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執笑道。我心裏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裏記掛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真是無事忙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罩一件海龍小鷹勝掛子。束了腰。披上玉鍼蓑。戴了金籐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八字抵得一片雪賦。遠遠的是喬松疏竹。自己卻似粧在玻璃盆內一般。妙喻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脚。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那邊。攏翠菴中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

寫得真好。看爲下回乞梅張本。妙玉二字順勢一點。

除我之外亦竟有起早者。

爲蘆雪亭寫景。前遊園時所未備。想此時漁婆尙未粧飾停當。

探春又是一樣粧飾。

其睡也急於爬起。其飯也忙於爬拉。寫出急性光景。將鹿肉二字故意一縱。

此等淘氣除卻雲姑。便無第二個人。

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如畫畫也畫不出。是李執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亭。只見丫頭婆子正在那裏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個茅檐土壁橫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迤邐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頭婆子見他披蓑戴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戴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裏閒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說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到擺上飯時。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是惜福人語。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引出妙文。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卻等不得。只拏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爪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願吃。便叫留著鹿肉。與他晚上吃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拏到園裏弄著。又吃。又頑。湘雲有趣。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亭來。聽李執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

卻是初到賈府自
然要看看他們作
嘍
玉也金也李嬪娘
偏要連類說之不
顧旁人觸耳耶

所謂少見多怪也
探姑娘已流涎矣

見所未見宜其笑
也其意若曰不信
大觀園中有這般
女叫化子
難道不怪骯髒的

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黛玉真料事如神。正說著只見李嬪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執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裏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拏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就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果然不錯。李執卽忙出來找著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裏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著吃呢。李執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拏了鐵爐鐵叉鐵絲蒙來。李執道子細割了手不許哭說著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爲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裏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著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錫子伏筆三個人圍著火平兒便要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嬪娘深爲罕事。未曾見之。故探春與李執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等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裏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執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穀。湘雲一面吃又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著只見寶琴披著氈裘裘名至此方點出。站在那裏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嘗嘗。倒叫別人傻子。寶琴笑道怪骯髒的。寶釵笑道你嘗嘗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

鳳姐兒一來定有
好戲文看矣

真風流假清高之
說其誰敢開口湘
夫人安在吾誌之
弗設○吃嚼腥臙
我行我素而竟得
錦心繡口何必做
勢粧腔允矣小女
子儼然大丈夫
結吃鹿肉一事接
入聯句一段
從來機警之人每
遇事故卽能鎮定
鳳姐真可畏也

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何如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著我呢。你先去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吃這
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羣化子去。可謂
叫化子打團罷了。罷了。今日蘆雪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爲蘆雪亭一大哭。今日
蘆雪亭行運。生生被雲丫頭品題了我。爲蘆雪亭一快。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
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臙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不要
誇口看著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搵上些
以完此劫。不要嚇他。看著說著。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應前帶鐲子一句。卻少了一
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蹤跡全無。衆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
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
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裏還該做些燈謎兒。伏後大家頑笑。衆人聽了
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著做幾個好的。預備著正月裏頑。說著。一齊來至地炕屋
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詩題韻腳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
只見題目是卽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尙未列次序。李執道。我不大會做
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
解。

護花主人評曰

第三首月詩固好。然一片砧聲。五更殘月。及秋江獨夜。團圓不永等句。不但爲香菱結果影子。且是黛玉寶釵小照。

香菱會做詩。引出許多能詩閨秀來。若不於此時敍入。則香菱講詩。幾無了結之時。撇上起下。靈動順利。

薛李邢王四家親戚。路遇齊來。省卻許多筆墨。若逐家分起各敍。頭緒既繁。文亦冗雜。是文章併疊類敍法。

詩社是探春興起。要留衆姊妹。必該探春說起。一絲不走。

香菱得湘雲同住。詩學自然日進。借寶釵厭煩語敍出。不用正寫。妙極。

寶琴可以入畫。卽於此時伏筆。

琥珀戲頑。反挑寶琴已有婿家。又借此寫出黛玉與寶釵相得情況。

寶玉借西廂問黛玉。又借西廂解悟。靈巧恰合。又照應前文。

各人粧束。各有好看。惟邢岫烟仍是家常衣服。更爲好看。又伏下文鳳姐送衣。寶釵贖當等事。

寶玉吃飯慌忙。賈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來。便不突兀。

於賞雪聯句之前。夾寫湘雲等炙吃鹿肉。事雖近俗。而雅趣倍加。

平兒失錫。伏晴雯攢墜兒事。

大某山民評曰

黛玉自云近日少淚。不知無淚之比有淚。其心爲更傷。其病爲更深。

邢姑娘廁金貂錦鳥。而以儒素自安。微特如仲由氏不恥緼袍。抑有韋巾傲公卿之概。使爲男子。定許列名高士傳矣。

不料吃螃蟹之後。又得此一段吃鹿肉妙文。吃螃蟹。寫得十分飛揚。吃鹿肉。又寫得十分閒雅。真是才子之文。

此回入壬子年冬時事。

芙蓉雪亭
吳夢陽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鳳姐處衆詩人之閒想已聽慣

純乎天機卻成發端妙句

如此做詩亦甚容易妙在是我不管也

卸去三人

林妹妹句必以寶哥聯之方妙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著。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拈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名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奇哉。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
 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裝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
 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
 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卻有此理。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
 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
 了。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發。不但好。而且留
 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果然。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
 嬌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裏李紈便寫了一夜北風緊。自己聯道。開門雪尙飄
 入泥。憐潔白。香菱道。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探春道。無心飾萎苗。價高村釀熟。李綺道。
 年稔府梁饒。葭動灰飛瑄。李紋道。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妙岫烟道。凍浦不生潮。對亦
 妙。易掛疏枝柳。湘雲道。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寶琴道。綺袖籠金貂。此聯工整。光奪窗前
 鏡。黛玉道。香黏壁上椒。斜風仍故故。寶玉道。清夢轉聊聊。此聯渾脫。何處梅花笛。寶釵道。誰

到湘雲起來以後
隨意搶聯使文勢
不板揚眉挺身寫
出雲姑娘不肯讓
人神氣又推寶哥
聯妹又不願旁人冷
眼耶

林妹此時不及推
寶哥矣卻被湘雲
搶去

家碧玉簫鼇愁。坤軸陷。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起
來道。龍鬪陣。雲銷。此聯雄壯。野岸迴孤棹。寶琴也聯道。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湘雲那裏
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如絮念征徭。拗垓審夷險。寶釵
連聲讚好。也便聯道。枝柯怕動搖。此聯古拙。體體輕趁步。黛玉忙聯道。翦翦舞隨腰。苦茗成
新賞。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
裏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孤松訂久要。此聯超雋。泥鴻從印跡。寶琴接著聯道。
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峯凸。湘雲忙聯道。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寶釵與衆人又都讚好。
探春聯道。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接著聯道。空山
泣老鴉。此聯空靈。階墀隨上下。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池水任浮漂。照耀清曉黛。玉忙聯
道。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湘雲忙笑聯道。瑞釋九重焦。僵臥誰相問。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湘雲又忙道。海市失鮫綃。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著便道。寂寞
封臺榭。湘雲忙聯道。清貧懷簞瓢。寶琴也不留情也忙道。烹茶水漸沸。湘雲見這般自爲
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煮酒葉難燒。黛玉也笑道。沒帶山僧掃。寶琴也笑道。埋琴稚子挑。
此聯幽細。湘雲笑灣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倒底說的是什麼。湘雲道。石樓閒睡鶴。黛
玉笑。得握著胸口。高聲喊道。錦燭煖親貓。此聯古穩。寶琴也忙笑道。月窟翻銀浪。湘雲忙聯
道。霞城隱赤標。此聯冠冕。黛玉忙笑道。沁梅香可嚼。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林竹醉堪調。

此時寶哥不知
看得如何有趣
竟忘卻聯句矣
林妹妹卻不推
哥而推湘雲何
也
閨中做詩竟
是搶命沿至場
中做詩又成
掙命詩之累
人也性命以
之

從聯句後入乞紅
梅一節
唯寶玉能討紅梅
有人不得此中原
故知心者審其底
蘊卻未曾打翻醋
瓮
寶釵不說者其意
中固有此語也似
乎避嫌固不如湘
黛二人之直率乎

寶琴也忙道。或溼鴛鴦帶。湘雲忙聯道。時凝翡翠翹。此聯流利。黛玉又忙道。無風仍脈脈。寶琴又忙笑聯道。不雨亦瀟瀟。此聯清逸。湘雲伏著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願作詩。看著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裏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己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欲誌今朝樂。李綺收了一句道。憑詩祝舜堯。收得體。李紋道。穀了。穀了。雖沒做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說著。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顧上文。李紈笑道。逐句評去。卻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詩的。又說韻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櫛翠菴的紅梅有趣。顧上文。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罰得清雅。插著頑兒。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著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好跟著。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道。是一面命。丫鬢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擎來。貯了水。

有了人反不得料
何透耶
此瓶絕好名色
邢李三位者岫烟
與紋綺也

鬪棹得捷

費了多少精神爲
梅花乎妙玉乎其
自歎功勞乎抑自
欣微倖乎啞謎兒
早已人猜破
點綴時物

寫得惟妙惟肖

準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做一首。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做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著了。沒趣。回來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做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穀。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做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概都別做。只他們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紅字。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衆人問何題。湘雲道。命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好題目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鬢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暗寫一句說著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丫鬢上來接了。蓑笠擔雪。各人房中丫鬢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們。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旁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閒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燕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岫烟

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得紅字

邢岫烟

末句自有身分

桃未芳菲杏未紅。衝寒先喜笑東風。魂飛庾嶺春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綠萼添糝融寶炬。縞仙扶醉跨殘虹。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賦得紅梅花 得梅字

李紋

末句能洗刷

白梅懶賦賦紅梅。逞豔先迎醉眼開。凍臉有痕皆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誤吞丹藥移真骨。偷下瑤池脫舊胎。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漫疑猜。

賦得紅梅花 得花字

薛寶琴

渾脫流利琴姑娘之吐屬自是不同五六句凝鍊到底不懈亦見寄託遙深

疏是枝條豔是花。春粧兒女競奢華。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槎。前身定是瑤臺種。無復相疑色相差。

此時邢李二妹何以爲情

纔有一首又被好詩嚇去凡對客揮毫者均所難免

衆人看了都笑著稱讚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善於蓋飾。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嚇忘了。原來是銀樣蠟槍頭。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拏了一支銅火箸。擊著手爐。點綴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是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尊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著。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爲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杈、杈、誰、惜、詩、肩、瘦、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詩。只有幾個丫鬢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

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著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笠戴著灰鼠暖兜。坐著小竹轎打

著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鬢。每人都是打著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

母命人止住道。只站在那裏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著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

大雪地下。我坐著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踏雪。真高興真體貼衆人忙一面上前接斗

篷。攙扶著一面答應著。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

著李紈早命人拏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

笑吃喝。我因爲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

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拏了一副杯筯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

竟體圓滿
收得有餘意

以下遞入賈母入
園出園事情一節

寫雪天賈母入園
另是一番點染

有渲染

不是生鹿肉卻是
糟鵝鴨

賈母真能體諒下
人

惜姑娘住處又是
一樣寫法

來一個鬧熱人便
覺增許多顏色

問那個盤裏是什麼東西。衆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鵝鴨。賈母道：「這到罷了。撕一點子腿兒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著纔喜歡。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衆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坐倒。儘下邊禮法。井然。賈母因問你們作什麼頑呢。衆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裏好頑。衆人答應說笑了一會。賈母便說這裏潮溼。你們別久坐。子細著了涼。倒是你四妹妹那裏。煖和我們到那裏瞧瞧他的畫兒。將畫一點趕年可能有了。不能衆人笑道：「那裏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巧語說著。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簌著石頭。扁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扁上鑿著穿雲二字。向裏的鑿著度月兩字。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煖香塢三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是溫香拂臉。大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惜春畫在那裏。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託懶兒。快拏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著紫羯絨褂。笑嘻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要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冷著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倒底找了

偏是油嘴滑舌讓
之令人可愛亦復
可憎

如驟債者必吃野
雞則避債臺行作
哺雞坊矣呵呵

又將雪景點點越
觀出下文好看

又爲琴姑娘出力
一寫

賈母吐屬頗雅

令人目眩神迷

妙玉送梅花如何

轉謝寶玉而又加
以費心二字此語
可思

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裏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爲到了老
祖宗那裏。鴉沒雀靜的。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裏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
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裏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
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趕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
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著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
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擡過轎來。
賈母笑著。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著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面粉粧銀
砌。忽見寶琴披著鳧靨裘。站在山坡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丫鬟。抱著一瓶紅梅。美人圖粉本
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卻在那裏等著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
這雪坡兒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
道：就像老太太房裏掛的仇十州畫的豔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裏有這件衣裳。
人也不能這樣好。爲琴兒出色。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氈的人。
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可知風流絕世。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裏。那是寶玉。賈母笑
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閒。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
等道：我纔又到了。櫺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
笑道：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閒。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

鳳姐兒偏有此種話頭

賈母亦工於調笑

鳳姐亦善於將順

賈母忽作此一詰

看鳳姐兒如何對

答

匹馬單鎗因勢斫

陣

鳳姐兒言語真不

減。淮陰韜略之奇

每讀其言益人無

限神智

問乃妹標梅之吉

曾何如乃姊的佩

玉之難

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聽得寶兒說。老太太心上不爽快。因此今日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著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兒笑道。姨媽子細忘了。如今現稱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著。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著。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裏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倒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吓沒臉的。就順著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裏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拏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翻過來。拏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閒事。這可好不好。真正辨才。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下雪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

爲懷古詩伏根

到底是誰令人摹
擬不出或以爲當
指寶玉而言只怕
未確
以下遞入雪晴後
作燈謎一節

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他求配。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配梅家了。因賈母尙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裏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證。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噤聲躲腳。說道。又來了。偏不巧。我正要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裏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不說的妙。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付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爲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回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著。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到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著就說道。在止于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衆人

琴兒真是絕世聰明

偏是寶姑娘能揣摩上意誰謂其亞於鳳姐耶

猴兒剝了尾巴翠焉露齒固未尋譯謎中意味

都笑道。這句是了。李執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執笑道。這難爲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著問道。可是山濤。李執道是。李執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卻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之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脣。卻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提。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尙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剝了尾巴去的。雅賭。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刁鑽古怪。是的。李執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爲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己去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檀鐫梓一層層。豈係良工堆砌成。雖是半天風雨過。何曾聞得梵鈴聲。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瑯琊節過謹隄防。鸞音鶴信須凝睇。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驟駢何勞縛紫繩。馳城逐塹勢猙獰。主人指示風雲動。驚背三山獨立名。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卻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蘆雪亭聯句。暖香塢製謎。爲詩社極盛時。從此以後。漸有雪消香散之況。上回先寫寶玉看見紅梅。此回接敘乞梅。聯絡自然。

白海棠詩。湘雲一人補題二首。爲餘波。紅梅花詩。邢岫烟等三人各咏一首。又寶玉另作乞梅一首。爲聯句餘波。遙遙關照。而文法復變化不同。

李紈厭妙玉爲人。畢竟是正經人。黛玉攔住寶玉。不要跟人。畢竟是慧心人。

四十一回中。妙玉說寶玉若獨自一個來。不給茶吃。何以紅梅花寶玉一人去。偏能折來。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見妙玉心中愛寶玉。殊甚。前說不給茶吃。是假撇清。此番分送紅梅。亦是假掩飾。妙玉送寶釵黛玉梅花。兩人不謝。妙玉轉謝寶玉。費心文人深筆。

賈母至園中。不但引出注意寶琴。添入畫圖。及薛姨媽說破寶琴。已許字梅家等說。

話且爲做燈謎接樺。

薛姨媽說寶琴。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伏下回懷古十首燈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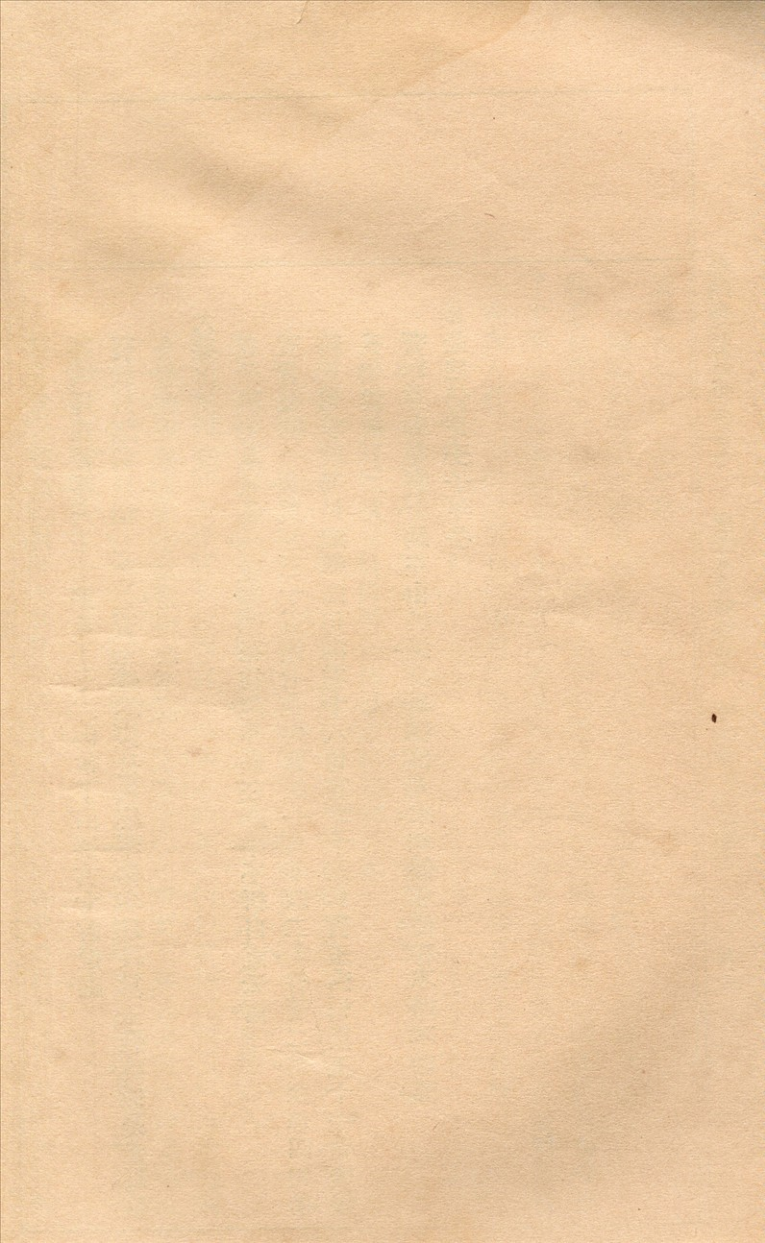
寶釵燈謎。似是樹上松毬。寶玉燈謎。似是風箏琴。俗名鶴鞭。黛玉燈謎。似是走馬燈。各燈謎。或猜著。或不及猜。變換不板。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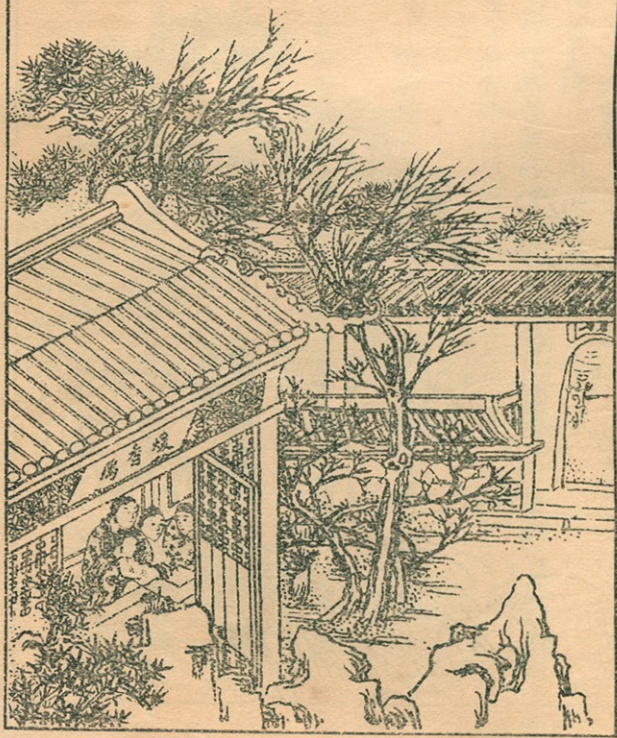
卽景聯句。鳳姐也與。豈卽葱花爲莖。亦蓬在麻中。不折自直云爾。

五言長排一首。共計三十五韻七十句。鳳姐一句。李紈二句。香菱二句。探春四句。李綺三句。李紋三句。岫烟四句。湘雲十八句。寶琴十三句。寶玉四句。黛玉十一句。寶釵五句。共是十二人。

寶琴穿著鳧靨裘。站在山坡邊。身後轉出人來。相偎相倚。在不離不卽閒。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薛小
竦新
編憲
古註



胡庸醫
亂用虎
狼藥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對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著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沈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無端被詔出凡塵。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隋堤風景近如何。只緣占盡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殘花映淺池。桃枝桂葉總分離。六朝樑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冢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絃撥盡曲中愁。漢家制度誠堪笑。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溫柔一日付東洋。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雖被夫人時弔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以上十詩俱平安而已

然則會真記牡丹亭二書固爛熟於胸中也

證據得確辨論得當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未見得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卻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爲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裏。難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迹來。以愚人。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爲人。只怕從

以上自四十九回薛王邢李諸人來京入賈府後接寫賞雪聯社作謎至此爲一大段文中於寶琴身上尤爲出力一寫卽以此段爲琴兒之正傳可也

以下接寫襲人回家一事

體面丫頭出去便如許妝點可見其奢侈習慣

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迹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刺心。這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不覺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襲人已第二次回家。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分付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兒。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袂衣裳。擎著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擎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裏來。我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擎著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刻絲銀鼠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著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賞了。你倒是好的。但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著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

寫得鳳姐兒於襲人光寵之至其僮來看佛面耶鳳姐口吻真媚媚可聽者二奶慣會討好其詞若謙而其意則甚自許也讀者勿爲其瞞過聽二奶此等言語衆人那不受愚也入其籠罩所由來也大奸似忠古語信不子欺矣極形容奢侈侈一丫頭出門奢靡至此爲後來衰敗地步反觀忽顧到上文那那姑娘一層真是眼光四照貧窮自拱肩縮背實屬可憐安得千百平兒布置大千世界鳳奶奶之衣平兒可以作主送人誰謂平兒無權也極口奉承然此等豪爽者卻足以媿慙吝者

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背地裏。不知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裏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裏想得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體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糊了的饅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化子來了。衆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拏出來。與了襲人。好大氣。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紬裏子夾包袱。裏面只見包著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紬裏的哆囉呢包袱。拏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拏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猩氈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拏這猩猩氈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那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著不是猩猩氈。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果然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我見猶憐。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化不穀再添。

縹袍一贈卽屢稱
屢讀然在賬岫施
與間頗見大方

又出力寫一層

如此相待者寶玉
分上的人且以見
將來再嫁玉函爲
萬醜也

叫內房迴避又另要
門珍貴如是已不
以丫頭視襲人矣
雖出自周瑞家的
之口然非平日聞
見之熟亦不敢遽
言此例也

以下接襲人回家
後正寫怡紅院中
諸婢情事可當晴
齋二人正傳

天桃謝而穠李開
矣寫得嬌情活現
點染瑣事覺光景
如在目

上。你。提。著。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
氣。的。只。以。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裏。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
是。他。還。知。三。分。罷。了。向。別。人。言。平。兒。也。說。著。又。囑。付。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
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再。另。打。發。人。來。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
的。家。貨。驕。人。習。氣。又。分。付。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裏。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分。付。了
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裏。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
內。房。的。將。來。蔣。家。人。斷。不。能。望。見。顏。色。也。說。著。跟。了。襲。人。出。去。又。分。付。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
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裏。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嫵。嫵。喚。了。兩。個。來。分。付。道。襲。人。只。怕。不
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丫。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裏。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
著。別。由。著。寶。玉。胡。鬧。兩。個。嫵。嫵。答。應。著。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裏。我。們
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
老。嫵。嫵。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牀
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應。前。語。寶。玉。看
著。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此。情。此。景。其。奈。何。耶。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
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淨。什。麼。我。再。動。不
遲。動。什。麼。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落。得。受。用。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牀。你。把。那。穿。衣。鏡

當著二爺說此話其亦平日之久恃寵乎

二爺於此等處最肯圓融

是鄉不媿溫柔

麝月二字一頓乃晴雯與麝月話也

於寶玉之睡特細寫一回者非寫寶玉乃寫二婢也

日日親昵之人暫時離間往往有此等神情我亦嘗歷此境矣

言外有意

只一吃茶寫得如許細膩風光可知筆情好者無處不是文章作料也

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著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啞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著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善於體恤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擎來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著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啣們那薰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裏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你一夜也睡不著晴雯道我是在這裏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以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己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在旁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呵欠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做什麼莫是酸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著紅紬小棉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子紉冷著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著起來的一件貂頰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擎了大漱盂寶玉漱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罷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

燕鶯呢語風過生
春
半夜三更天寒人
靜勸你早些睡罷
眞眞何苦來

已中疾矣眞眞何
苦來

此等言語亦不是
以婢對主所說想
見平日必狎昵慣
常也

近理之言

寫得纏綿稠密妙
在無一穢襲氣擾
其筆端

寫出一種相憐相
惜之情然二爺之
被豈可孟浪進來
乎

說只得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著呢！』防著鬼頭風，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著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嚇他頑耍。淘氣仗著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著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嚇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裏就嚇死了他！』偏你慣會這麼蠍螫螫。老婆子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爲嚇壞了他頭一件，你凍著也不好，已經凍了二則，他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咱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未免有情。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著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曲折周到，情與文深。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得閉的一聲門響，門關了。麝月慌慌張張的笑著進來，說著笑道：『嚇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裏，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著。』難道果有怪等著你？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

慌忙。瞎人。蹲著。卽後。日見。怪影。子雖不。弄假。成真。亦以訛。傳訛。矣。○此等見。神見。鬼都。爲後來。園中。出妖。孽張本。

寫得。毫無。禁忌。思想。習慣。成自然。矣。

駁得。絕妙。

後來。所以。有妖精。之謗。也。

嗚嗚。可聽。麝姑。娘亦是。可兒。

尋常。之事。直寫。得無。一字。不細。膩。

已不。受用。而又。益之以。風其。欲不。病也。得乎。妙在於。麝

月口。中補。出筆。墨無。痕。

就我看。看晴。姑。娘本來。是嬌。嫩的。

觀此一。節。知平日。晴。麝。二人。之不得。親。近。寶。玉。者。襲。人

祖。之。也。收。殺。得。妙。

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嚇。我。去。了。何。消。說。寶。玉。笑。道。這。不。是。他。不。在。這。裏。渥。著。麼。要。若。不。喊。得。快。可。是。倒。嚇。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嚇。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何。不。多。遲。一。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閉。目。想。之。著。實。好。看。得。極。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檢。好。日子。你。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著。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擎。灰。鍬。重。將。熱。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發。作。了。寶。玉。嘆。道。如。何。倒。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說。不。受。用。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倒。不。保。養。著。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這。裏。麼。嬌。嫩。起。來。了。強。話。說。著。只。聽。外。間。房。內。格。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四。更。光。景。了。外。間。值。宿。的。老。嫗。嫗。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嚙。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著。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裏。縱。好。倒。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踢。著。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倒。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嫗。嫗。來。分。付。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祇。著。了。些。冷。不。是。什。麼。

以上寫晴巒二人
值夜瑣事爲一節
是晴雯精細處

亦是情理之論

性氣太急其不見
容於同輩也在此

真似林姑娘脾氣

不過一丫頭之病

而府中之排場規

矩如此秩然他可

知矣

特寫兩根指甲爲

咬下張本

極寫富貴奢華在

使女身上是深一

層襯法

絕似醫生口吻

賈府此等規矩卻

好然只防其大不

察其微

真是一個白鼻齧

男女脈息混淆莫

辨岸然行醫大約

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去。老嫗嫗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家去的。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裏。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說道。我那裏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裏。有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著。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是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裏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嫗嫗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出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閒中點染。可知其美。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嫗嫗忙擎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診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嫗嫗們說道。小姐的證。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著。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鬢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會見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嫗嫗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好太醫。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

嘎嘎原來如此我
是不見世面的幸
弗見笑

寶哥哥卻也知醫

是識世務之言

王太醫王濟仁也
張太醫張友仁也
是有經緯之言

櫃中云云物件虧
作者如何想出來
真是不肯泛用一
筆

問也問得妙答也
答得妙

嘎二爺原來也是
不識的

下。慢。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嫗。嬉。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
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裏。的。丫。頭。倒。是。個。大。
姐。那。裏。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極。寫。富。貴。奢。侈。氣。象。偏。只。在。丫。頭。身。上。
說。著。拏。了。藥。方。進。去。了。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
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拏。著。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
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嫗。道。用。藥。好。不。
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
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
們。這。樣。門。戶。的。禮。極。寫。富。貴。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
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躉。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新。來。了。
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還。不。知。花。大。姐。姐。擱。在。
那。裏。呢。寶。玉。道。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裏。拏。錢。我。和。你。找。去。說。著。二。人。來。至。襲。人。堆。東。
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格。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
一。格。卻。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筐。籬。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戲。
子。麝。月。便。拏。了。一。塊。銀。提。起。戲。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麼。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
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

小兒女不知數子
那識輕重其揀一
塊掂了一掂便曉
畫得是一兩光景活
還是老婆子知輕
重
派
嬌姑娘亦是天氣

比得奇妙

惹哥兒偏要發此
大議論

園中似楊樹者多
妄思松柏談何容
易

有誰駁得倒麝姑
娘者真是可兒

寶哥哥也引起論
語來

辨得也是

公子口氣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戲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
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了些。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嚼們不認得。戲子倒說
嚼們有心。小氣似的。驕奢氣象。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
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翦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
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拏了去。完了。寶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
了銀子。自去料理。倒有一半好落。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診了脈。後說病證。也與前
相做。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又減了
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卻是傷寒。內裏飲
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虎狼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送我
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裏的大楊樹。看
著枝葉茂盛。卻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裏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
嫌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兒。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
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東
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拏他。混比呢。說著。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鍋子
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裏煎去。弄的這屋裏藥氣。如何
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

此等辨論寶哥哥還覺不俗

以上寫晴雯得病請醫看視爲一節

回顧襲人一邊文筆湊拍

特提吃飯二字爲下文在園子裏另立廚房張本

不知有鹿肉否

是鳳姐對老太太之言自應爾爾

以二玉牽連言者皆賈母之所愛也

妙的一件東西。我正想這屋裏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愛惜至此。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付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嫗嫗去看襲人。勸他少哭。此層斷不可少。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著姑娘們在園子裏吃飯。等天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不好的。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裏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裏。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裏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著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裏添了。那裏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況兼衆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交趾懷古似是馬上招軍。俗名喇叭。廣陵懷古似是柳絮。青冢懷古似是匠人墨斗。蒲東寺懷古似是紅天燈。梅花觀懷古似是紈扇。

寶釵前因黛玉行令說西廂牡丹曲。會規勸過一番。今寶琴燈謎亦用西廂牡丹。若不說另做。未免偏袒。此駁必不可少。隨借李紈口中說。不是看詞曲邪書爲之剖白。

前後不相干礙。鍼線細密。

寫鳳姐厚待襲人。包給衣服。是體貼王夫人之意。卽順借平兒送給邢岫烟雪褂。正合鳳姐之意。真是一對有心人。

襲人母死。引起後文許多喪事。又爲晴雯麝月。親近寶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根。太醫診脈。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預爲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下贈寶玉伏線。

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紈袴公子。不知物力。及平日一切。俱係襲人料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大某山民評曰

寶琴以一女子。足跡半天下。所過名山大川。遺蹤勝迹。皆足廣其聞見。拓其懷抱。於是矢爲嘔吟。供人諷咏。而懸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閉悲夫。

稻香老農生出大議論來。見穿鑿。亦是不妨爲膠柱鼓瑟者。施鍼灸。不與妄語兒等埒。

襲人一個丫頭耳。但一出門。寫得如許體面。跟隨者六人。坐者大車。粧身者盛服。而又上得太太之懽心。下承奶奶之恩典。比尋常服役者不同。作者所以特書之以著微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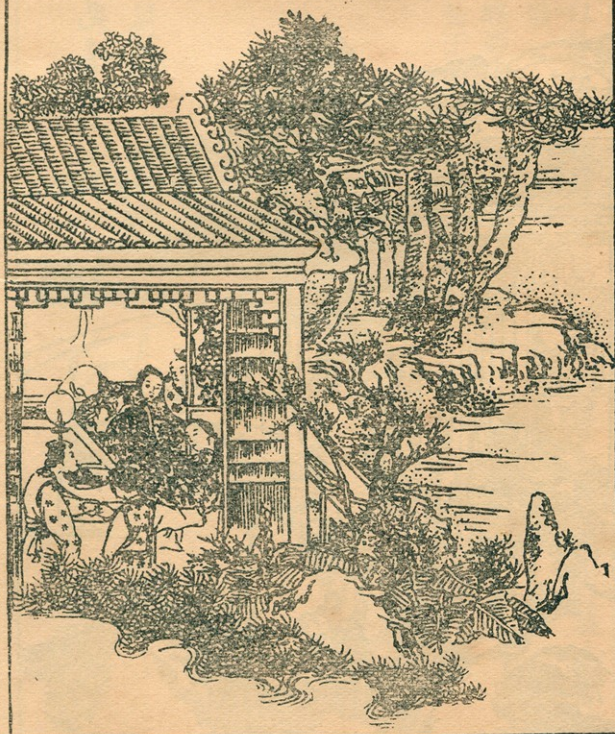
自襲人以外。竟無一個見知於鳳姐。吾爲晴麝等一歎。且見平日襲人之巴結二奶者。獨勤。

寶玉於睡夢中。便叫襲人。可知平素衾裯。一夜未曾離過者。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儲守見情
推軀踰獨



勇 雯 病 雀 蓑
姓 補 毛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俏平兒情掩蝦鬚獨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選字舊刻本作違
字姑存疑
賈母溺愛鳳姐處
多
老成人之言
利口可愛
吾福壽比老太太
更強以戲博笑真
是言語妙天下脫
盡頌禱窠臼
微旨
以上寫賈母處論
另立園中廚房為
一節
晴雯私行摸慣茲
因抱病特為烘手
其摸也可無諱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樣好。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著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樣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嬌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違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裏。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嬌娘尤氏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的確語。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樣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真是伶牙利齒。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咱們兩個妖精。有什麼意思。笑語中有至理。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著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裏來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臥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

信手亂摸毫無禁忌可以知其平日矣

然則襲人之外惟晴雯晴雯之外惟麝秋二人爲寶哥所刻刻留心者乎晴姐亦太多疑矣

並非寶二爺爲平兒出脫罪名其實平之爲人斷無此等鬼鬼崇崇之語非我之偏護也

自是不得不瞞之處寶哥哥也作此鬼鬼崇崇之事

忽然補寫偷鐲子事真是小兒女小窗中啾啾也

窮人便疑作賊亦是人情之常不知今之不窮者做賊亦甚多也

良兒偷玉似有此

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此句寶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此句主兩個人鬼鬼崇崇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來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爲什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他說些什麼來告訴你說著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月悄悄問道你怎麼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應前吃鹿肉時二奶奶就不許噪嚷出了園子立刻就傳給園裏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拏了去也未可知再不料定是你們那裏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裏你們那裏的宋媽來了拏著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了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囑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

誰防他窗外竊聽
分明是自己告訴
他矣

可欺以方

所以來告訴爲此
一層是平兒關切
處

牽到晴雯身上來

目睛變爲爆炭品
評確極炭若一爆
歸於無何有之鄉
矣

再三叮囑只是爲
此句平兒之於怡
紅院真關切也

寫來卻有三層
既如此何必來不
及也

真是一塊爆炭

晴姑娘還能聽一
句話

以上寫平兒掩蝦
鬚獨一節

以下乃接寫晴雯
病中光景伏後補
裘一事

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裏去誰知錫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前兒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著日頭還在那裏呢我就拾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著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著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倡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樣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錫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錫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連平兒詳知其性情晴姐之爲人可知矣那後來爲衆人所擠擡出去說著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的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孤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寶玉真是女孩子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煙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

只一鼻煙壺亦寫得如此細緻

盒蓋上西洋春意圖幸保藏嚴密不

然禍之作也豈待

續靈

只一吃鼻煙寫得神氣活現字字堅凝

從鼻煙引出西洋膏藥來

藥名甚奇

吃鼻煙之後接寫貼膏藥俱爲晴雯

身上生色也

今之貼頭風膏藥

者未必個個因頭

疼特借此姓好看

耳雖村婦醜倡莫

不如此適愈增其

村與醜耳

以下遞入王子騰

家拜生日即從打

點衣服說起爲孔雀裘張本也

隨處點醒惜春作畫

開盒蓋裏面是個西洋瑣瑣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著些真正上等洋煙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嚙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嚙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顙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拏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疊兒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拏來揩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著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的姐姐那裏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拏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烘煬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拏著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上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罷了故作縱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著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丫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裏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裏呢我如今也往那裏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那岫烟也在那裏四人圍坐在薰籠上敍家常紫鵲倒坐在煖閣裏臨窗做鍼線一見他來都

小螺之名初見
不然此時不知又
往何處去故云轉
步

是冬令天氣

大家在薰籠上揀
著便也無妨

占得好地位

隨地生姿

我家的大總管就
是林妹妹的大總
管何必分你我

與後文送芳官齋
薇硝一事遙遙相
對○花不足重琴

妹妹不可輕也不
重花是輕琴妹妹

了故斷斷使不得

論來有至理亦有

妙理非俗子所知

拍入本題甚緊真

能隨筆生情

難道如妹妹者還

不知我屋裏的事

做詩就罰姍笑中

卽寓箴規如聊齋

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幅冬閨集豔圖圖名果好可惜我遲來
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著並不冷說著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著灰
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裏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單瓣水仙
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卻有此理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
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
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孤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
屋裏卻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
我一日藥罐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著呢那裏還攔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
子裏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擡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麼雜味來攪
他寶玉笑道我屋裏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說奇了我原
是無心話誰知你屋裏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啞
們明兒下一社又有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
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著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
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兒女嗚嗚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
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
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

云從此不作詩亦
藏拙之一道可與
此互參

不打趣你打趣誰

是真正詩人議論

活有一個鬼子婆

出現紙上何筆情

之妙乃爾

何地無才豈盡產

大觀園中耶

豈琴姑娘杜撰耶

海外奇聞不能不
招局中人共賞之

詩賦子指香姑娘
也瘋子賦子共處

一家那不鬧成一
個詩世界

果然一哄便來

也強扭出來的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賣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髮打著聯垂滿頭帶著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拏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著呢此時那裏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裏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撒謊說沒帶來你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裏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給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若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著便叫小螺來分付道你到我那裏去就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賦子也帶來小螺笑著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衆人

朱樓夢者紅樓夢也絕好一首唐律然未見原本安知非琴姑娘之杜撰者

此與鳳姐吃茶叫轉賣蓉事同而不

鳳姐之於蓉兒晚上再說寶哥之於林妹明兒再說居然成對

大約問其吃完否半句縮住得妙待此等人不得不如此黛玉真熱於人情世故者

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位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本書全部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裏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倒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裏有許多話只是口裏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見面便有許多神情及鬼鬼崇崇的做作一面下臺階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裏好了只嗽了兩遍卻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接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姑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寶玉寶玉會意

以上從王夫人遣人命寶玉拜壽後接入黛玉說送花寶琴說外國女子能詩兩節瑣事仍歸到晴雯一邊以成章法

以下入拜壽一段正文即從孔雀裘說起

麝月亦能省人事秋紋升堂而未入室排場

引題

入題
只此八字讀得已

觀筆即作照應

又是一篇題目特爲鄭重言之爲後文燒破地步

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付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搬出。煖閣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擡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夠。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關心寶玉出門事。居然又是襲人。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啞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擡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裏。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啞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拾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氈子的罷。徐徐引出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付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裏。睡着未醒。處處留心。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枝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了。麼。寶玉道。天陰著。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氈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耀煌。碧彩黏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氈。氈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好名目。這是俄羅斯國。擊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

好形色較之嗅脖子時竟大不相同自今以在無望姐姐之臘脂吃了只得二字寶二爺沒意思了

著此子細穿一句更見鄭重再叮囑一句其爲鄭重何如乎一出門而從者十人就在廳上上馬想見買府規矩大家風教如此謹嚴寶哥卻循蹈者賴大爺即賴尚榮之父也林二爺林之孝也足見二人是買府得力老僕賴大爺體面早起光景想見買府規矩那裏記得許多自然不知姓名

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鄭重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也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著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撒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來回復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的，叫我子細穿別遭蹋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蹋了也再沒了。」鄭重之至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著又囑付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嫗嫗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啓周瑞六個人，帶著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著衣包，擎著坐褥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氣派老嫗嫗又囑付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著嚼環。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裏。天天鎖著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著也要下來的。」錢啓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便託嬾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原該如此。」周瑞錢啓便一直往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

李貴等之小廝即今之所謂三小厮也。夾入寶玉出門排場色色周到具見賈府局面。仍縮到園中晴雯

一。邊。大夫豈給人吃壞藥耶。的是無知女子口氣一笑。○俗語二句。吾雖未聞。卻有道理。○又不。是。老君仙丹。數語。凡勸人養病者。皆能言之矣。晴雯之可以罵小丫頭。猶二爺之可以罵三小子也。定兒之名始見所謂以乾柴湊烈火墜兒真晦氣矣。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此等姑娘雖生標緻。吾願終身不見。雖然亦不可無此等姑娘。以鎮壓墜兒一流人也。

笑著攜手說了幾句話。接著又見個小廝帶著二三十人。擎著掃帚畚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為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煙去了。不在話下。這裏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著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便越急越著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裏攢沙去了。又不是蟹何能攢沙。瞧我病了。都大著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晴姑娘利害得很。嚇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性急氣急。宜不永年。說著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裏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裏。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湊字妙。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擎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奇刑口內罵道。要這瓜子做什麼。拈不得。鍼擎不動。線只會貪嘴。吃眼皮子。又淺瓜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著晴雯。踢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嬖嬖進來。丫頭可以命人。叫人極寫晴姐之不比別人。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

心中不說有蝦鬚獨事
在者爲寶玉已分
事過也
付過也
細底倘或知之必
曰該戳該戳亦是晴
借端而遺亦是晴
姑娘機變也庶幾
不傷情面也擡高
此等處不是擡高
襲人正所以痛貶
襲人作者有微意
焉
晴雯早已看不上
花姑娘矣特勢限
之如不早帶去墜兒
住一刻晴雯罵一
刻那裏清淨得來
意若有不滿於晴
雯者是一特未知有
偷竊之一事耳
可謂望勢如鏡
卻是名正言順之
論誰知有不然者
招尤取怨晴雯之
禍不遠矣皆性急
二字誤之也且其
氣質如此宜日後

很。癩。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
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姨。姨。聽。了。心。下。便。知。錫。子。事。發。老。成。人。倒。底。難。瞞。因。
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宋。姨。姨。心。中。目。中。亦。只。知。有。花。姑。娘。晴。雯。說。
寶。二。爺。今。兒。千。叮。囑。萬。叮。囑。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
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
日。宋。姨。姨。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
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是。亦。必。有。之。語。
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件。事。
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的。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裏。姑。
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刺。心。語。晴。雯。聽。說。越。發。急。
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我。出。去。麝。
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
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
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分。付。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
處。貼。著。叫。萬。人。叫。去。爲。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化。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
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

爲人算計說得嘴響是如如此

此進一層說令姨子無容身之地

連站地都沒有的人那容你說話

麝月亦不是好惹的

此層用宋釵說得體

以上從寶玉出門拜壽排場接寫晴雯擡墜兒爲一節卻是淋漓痛快之文

以下一節入補裘正文

叫人織補故作縱筆

又爲雀毛裘出力一寫

明兒不穿再一縱

丫頭之大未有過於賈府者

說來有證有據

說來有證有據

叫著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閒了在老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著面兒叫他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裏頭的規矩。這裏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證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裏上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著便叫小丫頭子。拏了擦地的巾來擦地。未免過於得意。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賭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嬖嬖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裏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翻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睬他。那媳婦唉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著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爲補裘作勢。番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啫聲頓足。麝月忙問原故。引起補裘。寶玉道。今兒老太太歡歡喜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看時。果然有指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裏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著叫人悄悄拏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著便用包袱包了一個。嬖嬖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纜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拏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繡匠。並做女

並非激他卻是實

寫出一種病中光景便畫也畫不出來真真妙手

如此苦心定不負寶玉平日相待深情

說得有分寸真是慣家

頗費工夫文筆亦細膩貼之至

寫寶玉張羅晴雯處亦妙分數層

寫晴雯憐惜寶玉處病中猶如此其平時可知矣

鐘敲四下是五更後了

好容易者言不容易也舍我晴雯又誰能之

以上結補裘正文

工的問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一逼逼出來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是性急脾氣擊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著麝月便遞與晴雯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說道這是孔雀金線的便識得如今咱們也擊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得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好孩子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生活晴雯道不用你蠍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著急少不得很命咬牙掙著便命麝月只幫著拈線晴雯先擊了一根比一比有講究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很顯寶玉道這就很好那裏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裏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紮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鍼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兩鍼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鍼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旁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擊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擊個枕頭與他靠著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摳了那可怎麼好寶玉見他著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著那裏便睡得著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

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毳毛來。麝月道：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不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倒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嘎啣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說鳳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是正照鳳姐說：我活一千歲，是反挑平兒遮蓋。墜兒偷錫，又私囑麝月等襲人回來，設法遣去，勿告訴晴雯，居心行事，明白仁厚，宜其結果勝於衆婢。

鼻煙壺是西洋瑛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女，真是一筆不肯鴿突。藥氣花香，黛玉寶玉房中亦復相同，真是兩人同志，映襯有意，不是閒筆。

外國女兒詩隱隱是一部紅樓夢。寶黛兩人各有說不出話，含蓄有味。寶玉纔說寶姐姐送燕窩一句，便被趙姨娘來打斷，更妙。

鴛鴦發誓絕婚後，即不合寶玉說話，貞烈之性實不可及。

寫寶玉出門，僕從簇擁，衆人請安，反襯後來衰敗出家光景。

墜兒被攆引出，後來晴雯司棋等被攆等事。偷錫激晴雯之氣，補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即不被逐，恐亦難活。

寫晴雯攢墜兒說話。氣驕志滿。是反挑後來。自己亦被逐出。描寫寶玉疼愛晴雯。反照後來不能照看。

寶玉若不告訴墜兒偷錫。何至晴雯病中生氣。寶玉若不燒破雀毛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實由寶玉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四十五回爲一段。寫黛玉之多病。寶釵之多情。四十六回爲一段。寫賈赦之漁色。鴛鴦之烈性。四十七八回爲一段。敘薛蟠之出門。香菱之進園。四十九回至五十一回上半回爲一段。寫園中閨秀之多。詩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爲一段。寫晴雯之氣病重。

大某山民評曰

寶玉見了黛玉。不知要說什麼。大家多散。二人心緒如麻。各格格不能吐。蓋凡能吐者。俱非情之至也。

晴雯說墜兒。連襲人都使他不動。可知襲人之在怡紅院。迥然特出於諸人之上矣。晴雯於宋媽前出此言者。其亦自知在襲人下耳。襲人去而晴雯無與並矣。晴雯決計攢墜兒。而宋媽云。等花姑娘回來。則逢彼之怒。愈緩愈緊。是以墜兒必不能少留矣。

描寫晴麝二人。錚錚辨論。不但不聽見者想所不到。卽聽見者亦筆所難達。何物雪

芹具此狡獪。

燒破雀毛裘。晴雯說寶玉沒福氣穿。此豈婢女對主人之言乎。可知其平日縱容嬌養者慣矣。

寫晴雯織補雀毛裘。細微周到。漓淋盡致。直是形容得無以復加。想譙周裔。諒亦工於織補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時事。

寓園府除夕
祭玄祠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五十三

榮國府
元宵開
筵宴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毛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來替他搥著。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喫多了飯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著外感卻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著晴雯睡在枕上。唉。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裏就得了癆病兒呢。著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年。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證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祕法。無論上下。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爲主次。則服藥調養。良方可取。以爲法。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喫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

病到這樣地步還
是那性急
裏就死有先云那
之妙有匣劍帷燈
有病以淨餓爲主
固一好方法余以
無病學其有病亦
不善學矣
卽因園中之另設
廚房也
許多事已了襲姑
娘亦宜回來矣
以上自襲人歸家
後至此爲一大段

而以襲人之還買
園爲一篇關鍵又
申明不作詩社以
爲餘波
人忙中記王賈二
人陸官事以作過
脈
開中帶敘總見氣
韻尙旺
以下寫籌辦過年
事一段
總寫二旬包括一
切事周到
此等大禮節自應
大房辦理故從寧
府說
卽此一包碎金子
就今之銀色換之
約計值足紋四千
六七百兩
備押歲銀鏤第一
關春祭恩賞銀第
二項事
是世家子弟一番
得意闊語
用黃布口袋的是
皇賞
此等扳談公子派
之官場派亦有
之珍哥兒固是兼

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兄又接了李嬌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點明時令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受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著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是續配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鍼綫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鏤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裏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鏤子說著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興兒將銀鏤子快快交了進來丫鬢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喫飯賈蓉之妻迴避了何以迴避賈珍因問尤氏啣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啣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可以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託祖宗的福啣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倒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啣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著這銀子拏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周到得意語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著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

執袴與冠帶氣而並有之者

只一恩賜祭銀寫得如許堂皇魁偉

預定請年酒日期第三項事

重誇富貴心滿意足故作闊談

監督收拾器用第四項事

烏莊頭進孝初見檢收莊頭歲例銀是第五項事

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著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裏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得意語。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遠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源、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襲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喫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得禮，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二嬸娘，正月裏請喫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裏明白開了單子來。嚼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嚼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拏了請人喫年酒的日子，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單上的日子。因在廳上看著小廝們擡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裏擎著一個稟帖，並一篇帳目，回說：「黑山村烏莊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過稟帖和帳目，忙展開捧著。賈珍倒背著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上寫著：「門下莊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

活畫出紈袴習氣
原來珍哥兒也喜
歡戴高帽子的
極力鋪張隆富祇
烏莊頭一處以概
其餘下一烏文字
義無窮亦微文刺
譏貶損當世且以
見極盛之必衰也

著一外字言不在
其內也

天子脚下世面六
字奇而確卻與第
六回劉老老口氣
同可知冬烘輩往
往有此等話頭才
烏莊頭亦好口才
垂幕圍爐不知行
路之辛苦人者試
念之

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莊。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
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著。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麕。子。五。十。隻。暹。豬。二。十。
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
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鱈。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
鵝。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
五。十。條。鯉。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
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膳。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
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折。銀。二。
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
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擡。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
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
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倒。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
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
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很。耽。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
不。趕。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搗。
臺。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著。直。到。

彼住高堂大屋喫飽飯著鮮衣擁嬌妻美妾困覺者烏能知此等境界

是。不。知。艱。難。辛。苦。一。味。苛。刻。人。的。口。氣。

然。則。靈。無。宿。米。索。債。滿。門。又。將。如。何。過。去。人。心。安。有。足。處。自。當。低。一。層。看。之。

都是得意語

亦要問及此層想
亦奔之勢烏莊頭
亦耳之久也

忽抑忽揚忽高忽
下真所謂大老官
嚇鄉下人話頭

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撒。詭。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穀。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今。來。倒。有。兩。處。報。了。早。潦。你。們。又。打。播。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裏。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現。管。著。那。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著。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如。何。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若。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裏。指。榮。府。也。這。幾。年。添。了。許。多。化。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化。的。卻。又。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裏。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裏。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麼。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拗。海。沿。子。上。的。人。那。裏。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裏。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段。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化。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裏。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裏。頭。苦。賈。蓉。又。說。又。笑。

無論事之有無有此等言語是便漸衰之兆

此層容或有之究竟非充足之徵

儀散族中年例物第六項事

是大家公子排場活畫得意光景以下一節可作賈芹正傳都從珍哥目中描寫出來

爲後文九十三回西貝草斤之揭帖埋根如珍哥所言彼芹兒者真是一個不堪中擡舉下流不堪的東西

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裏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裏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裏卻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著。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裏賈珍分付。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裏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與他們。接著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鞞著。鞋披著一件。猢猻大皮襖。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閒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裏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著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裏管事。家廟裏管和尙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有和尙等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裏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裏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麼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裏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裏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麼。你到了那裏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裏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遠。你就爲王稱霸起來。夜夜

賈芹行事責備綦嚴曷以沈溺不返致生後患

總結一句有筆力

急急忙忙又是一

年夢過了

以下寫祭宗祠一段即連寫行家禮

雄壯偉麗寫出烜赫氣燄

只就門戶計之已有八九進屋矣

又行一項大禮

朝禮既行然後行廟禮

祭宗祠一番儀注從寶琴眼中看出是文章借徑法

廟貌規模宏遠於旁觀者冷眼看文簡而事詳

大門聯語

已從大門進院到抱廈前矣

抱廈聯語

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化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和你二叔說叫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裏賈珍攆走賈芹看著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喫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籌辦年事此處結住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大書特書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三十日矣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著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眾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扁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字旁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甬路邊樹木月臺上設著古銅鼎彝等器月臺上器物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扁寫著是星輝輔弼四個字抱廈前扁聯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大門五間自然正殿亦五間

已從抱廈到正殿矣

正殿聯語

自大門至正殿層層軒豁筆筆分明俱從琴姑娘眼中看出而讀者之眼光亦隨之入正殿矣

由是看祭禮

政老在任當遙遙念及此時矣

影者影像也

敘次非非

敘事簡實古節古

音其筆法從儀禮

得來不得以小說

讀之

主男獻爵主婦進饌

井然秩然

有繪影繪聲手段

微妙難言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閒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開龍填青扁寫著是慎終追遠四個字正殿前扁聯旁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裏邊燈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著些神主卻看不真正殿裏神主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主男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主婦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著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家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裏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供桌前方傳於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簡筆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爲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爲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爲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

此時琴姑娘不知
立。在。何。處。看。者。抑
外。親。可。與。禮。耶
廟。禮。既。行。然。後。行
家。禮。

將。寧。府。中。鋪。設。局
面。亦。暢。寫。一。番
分。坐。

獻。茶。

留。飯。

尤。氏。亦。善。於。措。詞。

賈。母。亦。善。於。措。詞。

老。成。人。見。識。

請。轎。

寫。得。十。分。熱。鬧。十
分。森。整。

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嚙。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
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縱。一。筆。賈。敬。買。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
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放。著。象。鼻。三。足。泥。鳅。流。金。金。瑤。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著。新。
猩。紅。氈。設。著。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另。外。有。黑。狐。皮。的。褂。子。搭。在。上。面。大。
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
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
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脚。爐。讓。寶。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
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姊。
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喫。茶。賈。母。與。年。老。妯。
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
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不。成。鳳。姐。兒。
攙。著。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嚼。們。家。去。喫。罷。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邊。供。著。祖。宗。忙。得。什。
麼。似。的。那。裏。還。攔。得。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喫。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喫。不。
了。留。著。明。兒。再。喫。豈。不。多。喫。些。說。得。衆。人。都。笑。了。又。分。付。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裏。坐。著。看。
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
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裏。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

正廳下轎

應前與祭同在尤
氏處喫茶者一筆
不漏○此云歸了
坐是賈母常坐處
也後云歸了正坐
是坐而受禮處也
真無一筆苟且處
辭禮語極有分寸
不知作者如何體
會出來設要換一
句竟換不來

行辭歲禮

畢字作一句讀

俵散押歲錢

喫分歲酒

畢字仍作一句讀

那晚二字一句讀

寫除夕事數句簡

而能括

一篇除夕賦

以上結祭祠行家

禮一段文字

設立著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把一條街都塞滿了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
 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裏頭承上文來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
 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綉屏煥然一
 新四字已足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百合草俱取吉祥之意賈母歸了坐老嫵嫵來回老太
 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
 一回茶罷回去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
 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簡括左
 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省卻許多冗語兩府男女小廝丫鬟亦按差役
 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鏢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
 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閒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
 竈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著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著角燈兩旁
 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
 繹不絕至次日五鼓又入一年夢境了是年爲癸丑賈母等人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
 賀兼祝元春千秋第一項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第二項事方回來受禮畢第三項
 事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概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嬌娘二人說話取便或同
 寶玉寶釵等姊妹趕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著請人喫年酒那邊廳上與

以下接寫元旦禮節及新正諸事

三項事與除夕同上也詳寫此只總括可也

總束一筆緊接元宵寫得如茶如火不能勝記四字又括一句

即將買敬帶敘數句又將買敬帶敘數句敬教二老真

冰炭不相入也自至此日句以下至此俱總寫○自

這裏買母句起詳寫元宵飲酒之熱鬧

只是瑣細物件滿花廳已絢爛之極

李嬪娘一席薛姨媽一席寶玉一席

琴湘黛玉一席下面王邢二夫人

坐席西邊敘紋綺

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五字已括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宴次日十二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入請去喫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

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就是這幾日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概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

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喫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與這裏不同微詞這裏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席每席旁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著御賜百合宮香極寫盛時富貴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琢句亦佳點綴著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著舊窰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纓絡各

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著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嬪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著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

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著歪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擎著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著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著盃箸旁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著每饌菓

岫迎探惜坐席共二十人坐七席

只一燈字寫得十分絢爛

賞燈宴飲又換一種榮華靡麗俾觀者拭目聽者踈耳尤推記敘聖手賈賤人於富貴家赴席隱情委曲爲之一道出

只一賞錢亦必細細描寫使讀者如親見之

因賈母榻前並不擺席面也

菜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著賈母
 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便是寶釵李
 紋李綺岫烟迎春姊妹等兩邊大梁上挂著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豎著倒垂荷
 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著這荷葉乃是洋鑿瑤瑯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彩逼住照著
 看戲分外真切窗格門戶一齊摘下全挂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
 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挂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
 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於熱
 鬧一種人不來有家人沒有人又一種人不來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又是一種人不來
 有一等妬富愧貧不肯來的又是一種人不來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又是一種
 人不來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又是一種人不來因此族中雖多女眷來者不
 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
 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
 婦擡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著一條紅氈放著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繩
 串穿著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嬌娘席下將一
 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
 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

科譚卻佳那不使
闕堂大笑

卽以其人之道還
治其人之身這媳
婦亦聰明得竅

譚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喫是要緊的絕妙口氣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筐籬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筐籬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喫的說畢向臺一撒只聽豁琅琅滿臺的錢響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擡大筐籬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晴雯力疾補裘爲鍾情寶玉之第一事此異日芙蓉誅之所以作及不忍再披此衣也。

寶玉說倘有好歹是正照其將來之死晴雯說那裏就得癆病是反襯其將來之死寧榮二國公名諱借恩賞祭祀銀補出恰好。

莊頭送年物銀兩是反照將來之查抄。

借莊頭問答寫出榮府費用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後來虧乏。

賈珍噴說賈芹伏九十三回事。

宗祠聯扁殿宇及行禮等事若竟直敘則作書者並非賈氏宗支不在與祭之列何

由得知其細。便爲識者所笑。今借寶琴留神細看。一一鋪敘。文筆卽有根底。極寫祭祠之盛。賞燈之樂。反照後來之蕭索。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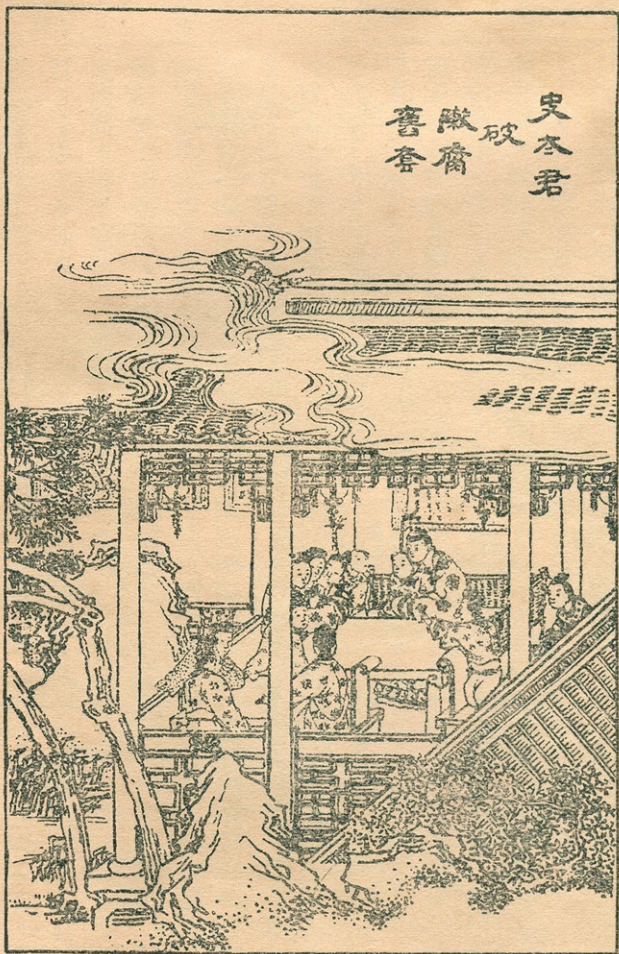
祠堂扁對。悉滿酒肉煙火氣。蓋邇時世族之家。大率類此。設作典雅語。則狂國人以不狂爲狂矣。爰強顏模仿之。乃避謗。非趨時也。

前可卿喪時。苻芷二人未見。此番祭祠時。代字輩無一人。文字輩無政敕效敦。玉字輩無瑠玳琛瓊璘等。草字輩薔芸蓁萍藻蘅芬芳藍菌芝等。俱未敘。敘寫布置席面。井井有條。從中插入賈母一段。遂使化板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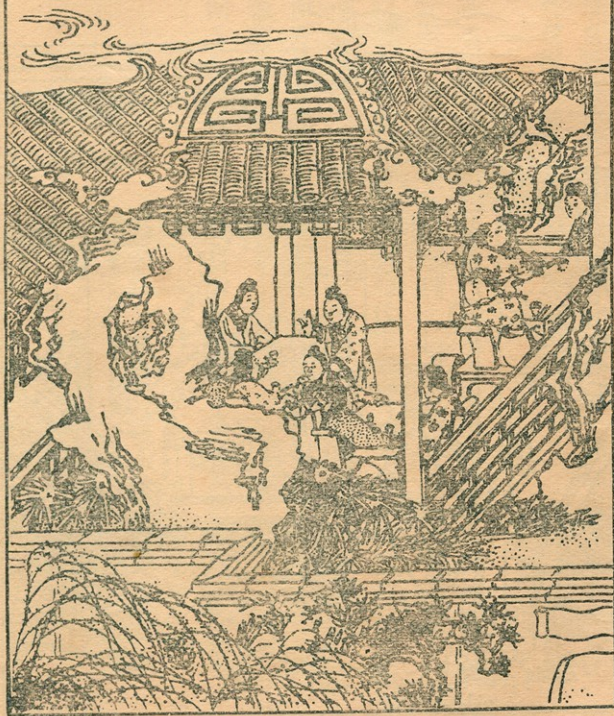
此回自壬子臘底。入癸丑年正月時事。

上自第十八回入壬子正月十五日起。至此回壬子冬止。共計書三十五回。

史本君
破
廠齋
舊套



王熙鳳效顰彩斑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此處滿臺錢響是賈璉所賞之錢與上回結處異

真寫得好

此等儀節非史太君大有福人如何消受得起 湘雲問得妙

珍哥兒亦可謂處處應酬周到矣說了者說畢也總是他淘氣

想此夕滿城中火炮流星處處不絕

卻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筐籬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響。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裏面。賈珍先到李嬸娘席上。躬身取下盃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著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旁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卻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著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著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悄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著。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王邢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裏去。外頭砲仗利害。子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著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著。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著。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拏大了。單支使小女孩。

晴雯重病未愈故不在。襲人何以不在耶。

王夫人雖是實說然言語中不免有些回護。蓋王夫人早在襲人籠罩中矣。

實在說得有情有理。吾亦服其言矣。

收殺句反逼。擗一層鳳姐兒真視買母如兒戲者。

老太太久在鳳姐籠罩中矣。

已受過魔王之大恩典矣。

金釧死而賞銀五十兩。襲人之母死賞銀四十兩。實有等差。

從賈母口中補出鴛鴦亦在服內。

襲人的娘死。王夫人賞銀四十兩。鴛鴦的娘死。不知老太太賞銀多少。

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斃了，因有親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裏。這些竟成了例了。」駁得好。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偏又要他上。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裏頭也須得看著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裏一唱戲園子裏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善於回護。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比我。我想得周到，快別叫他了。但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云：『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裏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著他從小兒服侍我一場，又服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與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咱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著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擎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喫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著大家又喫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裏茶房內烤

應後
都在廳上看戲故
無人聲
麝月也會淘氣
原來是鴛鴦姑娘

底下必有許多說
話可惜寶玉不聽
下去

上文悄悄進去此
又悄悄出來麝秋
二人亦被二爺之
悄悄同惹得悄悄
矣

寶玉撩衣而二人
慮其風吹肚子執
知注意更在肚子
下也

小解後用水洗手
此亦習慣成自然
金花二姑娘乃金
鴛鴦與花襲人也
麝姑娘諳語解頤

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鬪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卻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啗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蹤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三兩個老嫗嫗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著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你單身在這裏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裏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殼看著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啗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著幸他來得好說著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著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這又何必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子細風吹了肚子既有此論又何容背過臉去呢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裏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裏呢大呼小叫子細嚇著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著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裏拿著什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裏又出跑金花姑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

與前合樺○給茶
點以上品則太君
之待金花二婢者
可知矣

不知理的不知是
誰

寶玉公道之言

想見素日排場規
矩

觀此等秋紋精細
處亦不在襲晴之
下其不能與二人
並寵者固有幸有
不幸乎

小丫頭亦善於應
對

或謂書中未嘗言
脚今讀走了大脚

一句可知未必盡
然此處又是第二

次證據矣況十二
釵本南產豈南人

學北飾乎
倒底秋姐亦是體

面丫頭
此等處都能寫出

溺愛光景來

麝月等忙胡亂蓋了盒蓋。跟上來。因寶玉已走之故。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莽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那園門。幾個婆子。雖喫酒鬪牌。卻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著個小盆。又一個搭著手巾。又擎著甌子。小壺兒。在那裏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裏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你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倒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著。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著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特老太太爲言。勸你走去。盍來罷。那裏就走了。脚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與前送盒婆子。作他對股。秋紋道。穀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著的。就敢要了。說得嘴響。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擎小壺兒。倒了一甌子。在他手內。寶玉漱了口。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也從李嬪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倒要乾過這盃。說著。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嬪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寶玉

下字都有分寸的
是史才

當大庭廣衆之間
偏作此形景其賣

弄自己耶抑示傲
他人耶鳳姐冷眼

遂有冷言故曰別
喫冷酒

可知學射一事亦
是寶玉功課

元宵者卽南人所
稱湯團也

賈母真體諒人
女先兒卽今之女

唱書也

必曰殘唐五代者
爲賈府後來衰敗

作影○爲先兒唱
批駁○爲之一概小

說乃作者自立身
分處

原來也是金陵人
原來也叫王熙鳳

聽說答應著。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拏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喫冷酒。子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寶玉道。沒有喫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付你。然後寶玉將裏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下一輩。是命丫鬢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著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殺中。羅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喫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拏些與他們喫。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也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巧合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著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多著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莊子上避雨。誰知這莊上

本來是一目了然
並非賈母以靈心
猜測者

賈母作此論將古
今傳奇小說等書
一筆掃盡殆作者
故託賈母口中以
自道翻空出奇之
筆不爲尋常鄙識
所縛耶
此紅樓之所以高
不可及

卻有此兩種人買
母真熟於世故
卽作此書者吾亦
云然

嗜們這中等人家
賈母之謙辭也

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裏。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著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著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總不過是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尙書的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一個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丫鬢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詎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妬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踢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著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何嘗他。」

買母之家教甚
無如熟西廂牡丹
諸書者已有其人
矣則又奈彼何哉
偏是他殷勤巴結
真是利口

放誕形容活現紙
上即從女先兒口
中寫出鳳姐來是
加一層拓法
姨媽之言良是究
竟大庭廣衆之間
成何體統未免肆
無忌憚矣
鳳姐一生於老太
太之前真善於承
歡此一節著實可
取有萬惡之首救
之以百行之先所
至現世十分
解處生情無不入
妙

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就拏著咱們這
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別叫他謫掉了下顏了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
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
們一來就忙著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道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
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喫一口潤潤嗓子
再辨誑這一回就叫做辨誑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
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且詭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
位親戚喫盃酒看了兩齣戲再從逐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
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
喫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
只有一位珍大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
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
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裏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喫
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
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裏痛快了些我再喫鍾酒喫著酒又命寶玉
來敬你姐姐一盃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著便將賈母的盃拏起

香闌玉繞中何忽
作此蕭殺之聲
點醒時候

又換一局

寫得有次序

賈母薛姨媽李嬌
娘寶琴黛玉湘雲
寶玉邢夫人王夫
人寶釵姐妹等乃
李紋李綺岫烟迎
春探春惜春鳳姐
婁氏賈藍尤氏李
紈賈蘭賈蓉之妻
三桌共二十三人
然文中獨不點明
鳳姐坐位何也
先將滿廊桌面上
諸人交卸清楚一
筆不漏
添了蓉兒共得二
十四人之數矣

來將半盞剩酒喫了。將盃遞與丫鬢。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撒去。另將溫水浸著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說。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衆人丫鬢拏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搬進暖閣裏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著他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搬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裏頭坐不下。故作縱筆。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扞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著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裏面直順扞了三張大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著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著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著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著賈藍、尤氏、李紈夾著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阿哥帶著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分付。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了。又都起來。你快歇著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璉、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

賈母真體諒人情
堂上一呼堂下百
諾真有指揮如意
之妙
好規矩

尋夢乃牡丹亭中
劇○將芳官特提
一筆○芳官所唱
之戲爲尋夢寓意
良深

賈璉去追歡買笑。一定另有私下一局。不在話下。這裏賈母笑道：「我正想著。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賈母慣取吉利。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叫噪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嗒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臺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著幾個軟包。因不及擡箱料。著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著。賈母笑道：「大正月裏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嗒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嗒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卻比大班子還強。嗒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概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的脫口齒再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嬌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著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

惠明下書乃西廂
記中劇

又將葵官特提一
筆

賈母可謂無不講
究

老太太又道古矣

戲文講究到認真
理該如此

本地風光名色甚
佳

好名色

好鼓

一枝紅梅不知可
是櫛翠庵折來否

連我讀到此處也
歡喜

意兒又不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著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能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不算什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分付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著女先兒們在這裏。不如啣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著。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了誰手裏。住了鼓。喫一盃。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歡喜。連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喚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

半夜之後尚有如許鬧熱可謂與衆樂樂矣

寫過梨香院女孩子收鼓聲亦妙

未說笑話大衆先笑不是笑賈母不

會說笑話正笑賈母如何說笑話也

我爲賈母設身處地正有些難說

賈母不由不自己先笑

連我也笑起來

湯。點。細。菓。與。文。官。等。喫。去。便。命。響。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迷。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咽。住。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盃。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託。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道。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的。招。笑。兒。少。不。得。老。臉。厚。皮。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嚼。們。九。個。心。裏。孝。順。只。是。那。小。蹄。子。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嚼。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託。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笨。嘴。裏。頭。那。八。個。聽。了。都。歡。喜。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裏。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著。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著。急。只。見。孫。行。者。駕。著。斛。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擎。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躲。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這。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卻。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娪。十。個。託。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裏。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婢。兒。便。喫。了。你。

偏是二奶奶先喫
尤婁二氏卻問得
妙明明指其人也

隨口說來令人絕
倒絕世聰明能爲
此種諧語
卽就本地風光措
詞二奶奶真機警
鳳姐兒不說了一
頓却頓住得妙

形容得妙不可言
冰冷無味大有舉
頭天外之妙

注脚得妙

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喫。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
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窮。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喫。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
嚼。們。這。裏。頭。誰。是。喫。過。猴。兒。尿。的。別。粧。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
著。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爲。
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裏。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
道。這。可。拏。住。他。了。快。喫。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鬪。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
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喫。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
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瀝。搭。拉。的。孫。子。孫。女。兒。表。孫。女。兒。姨。
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阿。呀。呀。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著。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
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無。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
家。這。裏。費。力。你。們。緊。著。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
想。笑。道。底。下。就。團。圓。的。坐。了。一。屋。子。喫。了。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
都。再。無。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也。就。住。了。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
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拏。著。房。子。大。的。砲。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
跟。著。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著。拏。香。點。著。只。聽。見。撲。嗤。的。一。聲。衆。人。鬨。然。一。
笑。都。散。了。這。擡。砲。仗。的。人。抱。怨。賣。砲。仗。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

鳳姐嘖嘖隨口開
合令人絕倒
神到秋毫巖妙不
可言

也不由人不笑二
奶奶真會說笑話
者
這東西真是喫猴
兒尿的

形容盡致得妙

比猴兒尿之味如
何

今之連陞三級過
街流星寶月明滴
滴金之類未知此
時有否收場打蓮
花落不祥之兆

沒聽見。問得妙。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想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著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著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裏還知道底下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砲仗散了罷。』本地風光妙，尤氏等用手帕握著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分付道：『他提起砲仗來，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著小廝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弔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卻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著各色花砲、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他專愛自己放大砲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著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砲仗，就像喫了蜜蜂兒尿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咱們園子裏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響之類的零星小砲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喫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

正月十七日收影
像敘事周密之至

以上結過元宵飲
宴事自臘月廿九
日祭宗祠起至日
爲一段

兒。粳。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喫齋的。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著。已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喫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這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喫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母舅家不得不去。餘者亦皆不去。實在忙極矣。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閒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於極熱鬧時。插入寶玉出席赴園。並襲人鴛鴦閒話。既寫寶玉疼愛襲人。且補出鴛鴦父母俱故。心中更無牽掛。

鳳姐借照應園中。及預備寶玉回房等事。開脫襲人不來伺候。又引出鴛鴦母死。不來伺候。靈變可愛。

寫寶玉小解及洗手等事。雖是閒文。卻見平日寶玉嬌養已極。

黛玉偏不飲酒。拏盃放寶玉脣邊。寶玉卽一氣飲乾。未免太露。鳳姐說莫喫冷酒。尖刺殊妙。

賈母說編書一節。固是作者深詆唱本小說。亦是暗照寶玉、黛玉、兩人心事。女先兒說王熙鳳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尋夢。下書偏是西廂牡丹。一是黛玉病。

死之根由。一是黛玉婚阻之模樣。聽琴。琴挑。胡笳十八拍。俱與黛玉有關照。鳳姐不說完笑話。說那知道底下的事。接著便散。雖是文章變換法。卽是暗伏以後。衰敗諸事。宴罷打蓮花落。亦非吉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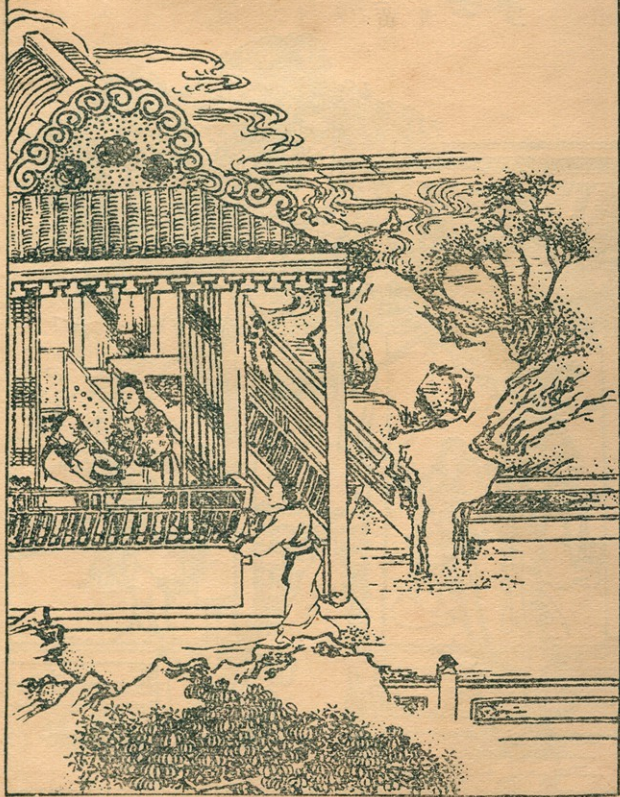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入正傳之第五年癸丑元宵事。

爭親女
還妾爭
朋氣



欺主以險
助刃當心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以下一段從鳳姐操勞受病說起開後執探斂三人代理家事

卿何好勞如此

特書鳳姐之病以年幼不知保養吾謂其非但不知保養亦專愛不保養得病容易收病難鳳姐豈不知此言乎未入門媳婦先來持家又世間希有此事此等風氣難保後來無事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承上文來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臂膀。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尙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著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證。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證。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不提。如今且說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託他各處小心。因囑付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裏睡覺。夜裏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

性懦而膽怯的是
王夫人口氣
點醒時令

補前文題聯額時
所未備者
較前此早晨方至
又早了半個時辰
午正方散又多了
半個時辰矣
心中暗喜四字卻
與後文暗中抱怨
作一對照
好唐塞者作弊之
見端也
偶一懈怠已不可
今懈怠了許多如
何不振作
探姑娘不精細其
敢當此任耶
所謂內外相輔而

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屈。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院。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的人。亦甚不便。故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正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以後。也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扁額。題著體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欺善怕惡人情之常。以爲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唐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且素日也最平和靜淡。何以見得。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處處反逼下文。卻是衆人心中應有之想。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卽世交之家。或有陸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

謹慎二字是治家第一要著。往往人家好盜諸事多從不謹慎起耳。

每一新官上任。自門印以及胥隸與。臺每以一二事探。試其能否以爲從。遠之計。今日之事。何獨不然。

狡甚惡甚。小人之積心。往往如此。吳新登。嬌婦特其一耳。

你且回來四字精細而捷。驟然一問胸中已有經緯。極寫探春精細過人言之果斷。

方散。每於夜間鍼綫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有言外意。因而裏外下人都暗中抱怨。爲上文心中暗喜四字一翻案。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

裏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從來興一利不如除一害。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要看探姑娘如何辦法耳。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惡極。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多少笑話來取笑。敢是下人常情。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惡極。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惡極。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家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再不言語。之由。惡極。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裏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裏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裏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

一語揭出心病

只就二奶奶身上

抑揚幾句與他聽

此等小人應得掃

一掃他的臉還敢

懈怠麼

趙姨娘真是來

討賤的

正色疾言無一相

讓生我之恩同於

陌路未可爲訓

則將應之曰爲女

者如何敢騙母之

頭耶

羞也不羞虧你拿

襲人來比

趙姨娘聽著

句句有刺字有

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帳去。此時卻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倒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麼。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如見肺肝。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撻了探姑娘的釘子矣。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裏又回別事。一時吳家的取了舊帳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裏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七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樞。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執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帳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去召將矣。忽見趙姨娘進來。來了李執。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裏的人都喘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形容得出。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喘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喘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執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裏熬油似的。奇喻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好東西。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

隨便你取那一著
 我只得照例辦
 說得決烈烈無
 一句遊移之語
 蓋太太往錦鄉侯
 家去赴席矣
 索性自己身上說
 法與你聽聽
 探姑娘頗自命不
 凡吾亦惜其爲女
 子也
 於做寶哥哥鞋時
 一番議論吾已服
 三姑娘之斤兩矣
 說得通說得響鋒
 芒熠熠
 誰叫你自來討賤
 其疾如風其快如
 鋒理明詞達正不
 似鳳姐一味恃才
 以辯取勝也
 李執懦弱是忠厚
 語
 探姑娘說話一句
 緊一句全無母女
 天性何其忍也

違禮一面便坐了拿帳翻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裏舊規矩人
 都依著偏我改了不成一層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
 樣二層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三層他是太太的奴才
 我是按著舊規矩辦四層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好那是他
 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
 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三字響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
 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
 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屈抑奇才
 太太滿心裏都知道偏有你不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
 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
 也沒臉了決詞可畏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
 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
 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
 執在旁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裏要拉扯口裏怎麼說的出來李
 執到底是老實語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辣他
 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

趙姨娘之言總是無頭緒夾七夾八虧作者如何體會出來

信口胡謔寫得來的是趙姨娘口吻吾服其才矣

字字擲地能作金石聲

舅舅之名其可直呼乎一笑

索性和盤托出使糊塗人自覺沒趣

真是欺得起駁得倒之文

人謂杜陵之詩可以驅瘴陳琳之檄可以愈風今聽探

姑娘一番議論尤為爽快合讀之為滿浮三大白

探春之言只是踏得理正所以說得

嘴響奶奶亦當退避三分

避三分

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剋。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羞。也。不。羞。醜。也。不。醜。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趙。姨。聽。者。那。裏。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趙。姨。聽。者。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頂。門。鍼。下。得。好。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澈。底。的。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執。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真。是。沒。臉。的。東。西。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天。外。一。峯。飛。落。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著。實。沒。臉。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小。花。臉。兒。就。只。沒。得。空。兒。謝。謝。李。執。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何。如。今。請。姑。娘。裁。度。著。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決。烈。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著。主。人。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

忽又著此一節細
賦文章如放了鐵
板銅琶即唱殘月
曉風一曲

著一平兒在旁愈
覺其妙

奶奶者稱李紈也
姑娘者稱探春與
寶釵也四字作二
句讀

平兒亦頗風利

發揮吳媳婦一場
亦不可少

此等小人原是看
風使舵的

平姑娘之言直誅
其心

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直揭鳳姐之心句句爽快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待平兒識破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盆巾帕靶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著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寫出一位千金小姐模樣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裏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釵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平兒信是可人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裏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去侍候著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著姑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裏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嚇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著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瞧著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腩腆小姐固然是託懶來混說著

平兒色色精細強
將手下固無弱兵
也

已開後一回文字

問得好

正可獨得

作者著此一段見
探春才具同於鳳
姐而人不銜恨者
以其公正也其用
寶釵爲後日持家
地步

極會討好

又向門外說。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嚼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姣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奶奶本來事多。那裏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著有該添該減的去處。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你。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孤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撞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裏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裏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裏支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裏。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裏領。怎麼學裏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這一項獨了。極是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條須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此語恐是順勢語。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著去。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擡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著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裏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

婆子極巴結平兒亦有看佛面之意

平兒之言亦能相勢亦能見機所以一生不吃虧也

真切時知勢之言當家人卻有此等就憂能有幾次可以落人褒貶

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裏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著妹妹們服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鬢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裏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裏站著。叫他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拉住笑道。那裏用姑娘去叫。我們也有人去叫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攤石礮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裏。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裏的兩個婆子拿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了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撞。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子。都是趙姨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顛倒著。三不著兩有了。事都說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裏沒人心術。利害我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麼著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

說得句句有根據
平姑娘真是從細
心閱歷中來非爲
探姑娘粧虎嚇人
也

尖利語直刺鳳姐

凡欲整頓積弊者
總是從有體面人
做起古來如此者
不一而足
平兒真面面想到
不愧爲鳳姐之婢
二奶奶的事尙要
駁回何況他人乎
趙姨娘已去必須
補寫一筆

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裏也就不算不怕你們的前日我們還議論到這裏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裏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裏了正說著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著問好又說姑娘且歇一歇裏頭擺飯吃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裏等得說著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他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裏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扯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著老太太若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看二奶奶的事他還要老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著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看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裏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著便起身走了接著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服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牀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裏

除卻驚兒侍書素
雲外別的丫頭亦
一概不許擅入

所謂能自知分量
者到底省吃些虧

寫得來靜靜地光
景

純從聽外人眼中
寫出絕妙文情

此等人原是賤的
自此以後還敢不
在意而懈怠麼

二奶奶也心服
平兒之說亦駁回
得是

此亦二奶奶通途
世故之論然其中
亦有前定之緣不
可以一概論也

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概。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議。論。說。大。
家。省。事。罷。纔。算。見。機。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嚼。們。又。是。什。麼。有。
臉。的。一。些。也。不。錯。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裏。面。鴉。雀。無。聞。並。不。開。箸。碗。之。響。規。矩。
肅。然。一。時。只。見。一。個。丫。頭。將。簾。櫳。高。揭。又。兩。個。將。桌。擡。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鬟。捧。著。三。個。
沐。盆。兒。見。飯。桌。已。撤。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
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
著。我。們。吃。飯。來。喚。你。們。可。又。別。偷。坐。著。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先。前。輕。慢。
疏。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
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裏。嚼。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
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著。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
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託。生。在。太。太。肚。裏。平。兒。笑。
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待。麼。鳳。
姐。嘆。道。你。那。裏。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
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
頭。比。衆。人。家。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爲。挑。庶。正。誤。了。事。呢。確。言。也。不。知。那。
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著。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

騎上老虎四字說盡古今奸雄行事殊覺要言不煩

此層原卻爲難然二奶奶能把存私二字去了再加一番振作起來尙可不慮於支細

秦可卿夢中之言其忘耶

都是要緊的

派得停停當當

天下事情豈人所能預料的

誰知後來更有大事又非意料所及者

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裏不恨我的。做人好之故也。我如今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裏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兒。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裏的規矩。老祖宗放債未之有也。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了一年進的利息。卻比先時多了。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此語其籠絡平兒耶。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裏。倒也設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著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個。滿破著每人化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化上三千兩銀子。若不設那裏省一點子。就設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省儉些。陸續就設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喫了飯。快聽他們商議什麼。這正拙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臂膀。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裏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真所謂二木頭。亦且不是這屋裏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與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竈火炕。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裏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裏就不服。再者林丫頭與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不好管。咱們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妙

奇談
又將兩人一論夾
出三姑娘來

其從心而發之言
耶抑違心之論耶

亦有自知之明
二奶奶亦有良心

發現之日
其實處危疑交迫

之場真大不容易
曉諭平兒能自知

之明具見老奸巨
猾

其實服之然亦未
嘗不忌之且又畏

若是與三姑娘硬
挺只怕你許多漏

洞要被他一扯
穿也是以鳳姐未

嘗不慮及此
可知平姑娘與二

奶奶狠狼爲奸者
已非一日矣

噲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裏嘴裏都來得一層又是嗒家的正人二層太太又疼他三層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裏卻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臂膀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嗒們有他這個人幫著嗒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裏藏刀嗒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著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嗒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裏挽不過來如今囑付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裏卻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著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鳳姐真想得透殺是可人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付我八兩頭公案狠狼爲奸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裏眼裏只有了我一概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付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裏的你呀我呀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

顧旨
家常尚如此奢侈
已極矣乃三分例
菜已減去賈氏之
所以必敗也

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嘔我。呢。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咱們一處喫飯。是正經說著。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喫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是病中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得體陪著鳳姐兒喫了飯。服侍漱口。畢。分付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要寫探春才能。必須令其管事。若非鳳姐久病。雖有正事。探春無因可管。故借鳳姐之病。徐徐寫起。若單令探春代管。斷無如此大家專叫未出閣之閨女。料理一切。故又託李紈寶釵。公同照應。穩細周到。

借趙國基死後給賞。補明趙姨娘出身。不露痕迹。探春查舊例。先寫李紈照襲人例。賞銀四十兩作襯。既見探春之能。又挑起趙姨娘之忿。

舊帳內分別內外多寡。文章錯綜細密。

寫探春才能見識。超出諸姊妹之上。已暗伏將來遠嫁。絕無依戀。必能相夫理家。中間夾寫平兒靈細。及鳳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興利除弊等事。且暗描鳳姐平日之苛刻利害。

此回雖專寫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後畏。李紈之忠厚。老實。寶釵之不肯多言。平

兒之乖巧恃愛及鳳姐之深心籌度衆丫頭之見怒小心無不一一如畫。

大某山民評曰

探春於議事廳上侃侃而談。既無支離。亦無畏縮。裙釵中具此雋異。不枉稱玫瑰花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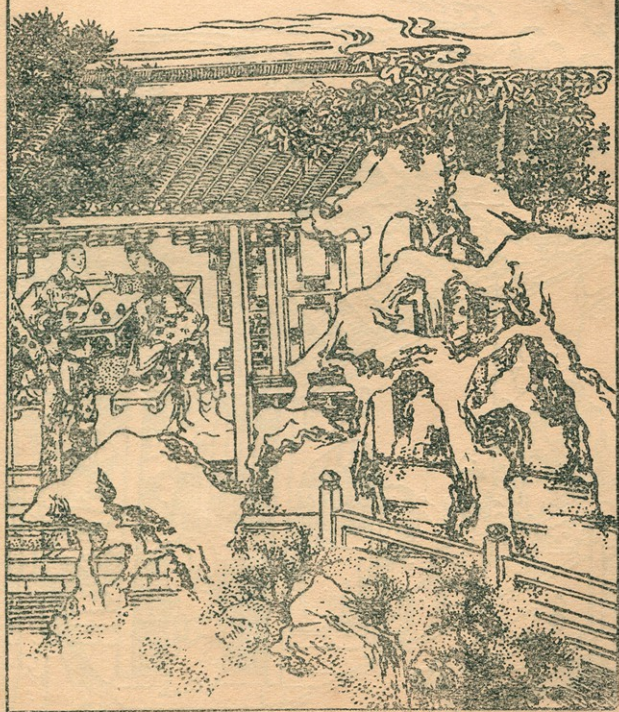
趙姨視環兒如掌上珍。視探春如眼中釘。寶康瓠而棄周鼎。殆列子所云狀與吾同者。近而愛之。狀與吾異者。疏而畏之。之謂矣。

此回已入癸丑三月間。因卷中有時屆季春一語也。

敏探
春興
利除
宿弊



寶
釵小惠
全大
體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五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規矩森嚴

探姑娘真能無微不至

平姑娘自對出一種道理來
平姑娘於此等處能明燭其利病真是二奶奶一個好幫手

話說平兒陪著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鬟婆子諸內壺近人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姑嫂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腳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爲別的。只想著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我們一月已有二兩月銀。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又同剛纔學裏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著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爲買這些的。爲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著各房裏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了。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裏找些。

括盡古今來一切衙門大家做買辦者之通病

平兒亦能達其所見

胸中早有經緯特地爲此一語是非孟浪肆辨者可比

留心世務不可不知此等道理釘頭木屑尚非無用之材況此等耶如探春者真到處能體問事件者矣
寶釵較探春似乎老成歷鍊些故有此說探春尙在疑信之間是其遁詞也
寶姑娘亦是智攻堅陣者

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若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了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裏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富貴人家積弊若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閒話了卻有此一定的道理探春道因此我心裏不自在饒費兩起兒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知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爲是真有斷制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年裏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咱們這個如何承上起下平兒笑道還沒有咱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著呢此句生出下文來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閒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得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曉得此理便不至沒飯吃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文麼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裏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

寶釵道又是一個一樣駁法當日娘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非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

得大嫂子一語截
住文氣團結

不爲正事起見雖
學問何用乎

沾沾圖利蓋竊見
求田問舍者貪

無厭一味油鹽醬
醋百味薰蒸乃謂

是特婦人女子之
所爲耳爰作此一

回書非詮論敘探
之與利除弊也展

卷時弗被其瞞過
觀此一論知探姑

娘胸中熟習世務
卽小可以見大矣

寶姑娘亦會掉文
書袋

寶釵笑道。底下的一句呢。詰得好。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亦會心不違者。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六字包掃一切難。爲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若譏若諷。李執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可以男而不如女乎。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歸到本題。探春又接說道。咱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原不止此。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氣。不是咱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裏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此等人著實難揀。不獨於今爲然也。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條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遂養物性第一層。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孤負了東西。免暴棄第二層。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半日在園中辛苦。補不足第三層。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羨有餘第四層。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執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真是駕馭下人之要法。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

平姑娘亦太多心然卻是一種道理語語如見其心實處直不讓探姑娘一籌

暗伏後文編欄籃一事

將前一回生氣時筆亮巾幗中能有幾人哉

探姑娘一腔字字發於此數語傾發殆盡

懇切二字是沒人疼沒人顧六字注腳

處處提太太說所謂語有宗旨

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裏住著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著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搭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姐姑娘們就噪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是和咱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著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倒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倒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裏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裏不免又流下淚來。李執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與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

平姑娘亦爽利非
囁作兒女態者
探春亦能作此攻
背語真亦不是老
實人

卻說來有憑有據
似乎別人皆想不
到者明明寫出一
時巴結湊趣光景

簡而辣寶姑娘的
是可是人

管竹者祝媽祝與
竹同音管稻者田
媽稻田中產也後
以葉媽管花木葉
亦附木而生也信
手拈來都成妙諦

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裏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一般了。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兒。說著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與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裏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文章周密。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著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道。勤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莊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紈

宮裁言是也

並非寶釵多心世
間淺眼孔人著實
不少

寶姑娘絕妙調停
吾服其才吾畏其
狡

有此一層更覺妥
當之至
可知留心事務已
久

忙笑道。蘅蕪院裏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鋪藥鋪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花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爲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裏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著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嗒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若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嗒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得。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得很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邊去取藥。監派調服。周密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仍憑你們採取了去。利錢年終算帳。探春笑

真識透人情世故之言

又是一層見識

計園中一年瑣費直抵貧家十餘戶之糧

治家能知此種道理豈不上下咸宜

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帳歸錢時，自然歸到帳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裏，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裏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帳，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帳，竟歸到裏頭來，纔好更有道理。寶釵笑道：「依我說，裏頭也不用歸帳。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絕妙調停布置之法。不過是園裏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麩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筭籌、簸箕、擔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卻也省得不少。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卻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還有數餘，但他們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貼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爲綱然亦不可太齎。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帳房裏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很難。齎了他們裏頭，卻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裏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如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裏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時

公利一層最是要著

治家如是治國如是治天下亦如是寶姑娘竟是一個大經濟大學問的人

不但此也且嘗卻許多閒言閒語說透古今通病

伏後文許多情事

裏外怨聲載道。那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裏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能識大體。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湊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卻日夜也自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裏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裏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帳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帳。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著。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貼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吃三注呢。口則辭之心則受之也。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託我三五回。況又是後來之二奶奶乎一笑。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閒人。便

豈敢豈敢
寶姑娘真善於措

詞
一片曉諭之言忽
而讚歎之忽而誘
掖之忽而激厲之
忽而警戒之詞令
之美無以復加

是年寶姑娘只十
六歲便有如此識
論見識真女孩中
不可多得之才

中心悅而誠服也
卻有此等良心發
現之詞

隨手遞入甄家進
京一段將三人代
理家務事收過一
邊

的是上等土儀
必點此執探敘三
人者承上文說下

是街坊鄰居也要個幫忙的。何況是姨媽託我。又何況將來是姨媽的媳婦。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釣譽的那時。酒醉賭輸了。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媽。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媽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媽。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得著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一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裏周全得。謹謹慎慎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裏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衆人都歡喜。說姑媽說得很是。從此姑媽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著。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裏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著。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莊段蟒段十二疋。上用雜色段十二疋。用上等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絢十二疋。官用各色段紗絢綾二十四疋。李執探春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執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執收過一邊。分付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

只此二句可想見甄府局面之闊大不下於寧榮

引出甄寶哥來

說得甄府眷屬與賈府差不多

甄寶玉卻比寶玉少三歲蓋寶玉今年十六歲也層層逼到次第井然

甄耶賈耶吾不得而知之

等封兒賞男人。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著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著寶釵坐了。方都坐下。亦見大家規範。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喚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真好。不知是那兩家。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甄寶玉也。也跟著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著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小孩子常情。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一樣脾氣。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此言其氣質相同。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執道。偏也叫個寶玉。此言其名字相同。李執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

其遠之在千里者
誰知近之即在目
前也○人來二字
是願衆媳婦丫頭
等而喚之也二字
作一句讀
甄耶賈耶吾亦不
得而知之

邈邈老嫗如何強
來捉人臂天下之
不自量者反說別
人性情不好笑殺
人也

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發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是會有一個的。只是這十
來年沒進京來。都記不真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
走近幾步。此是於言語中夾敘事法。賈母笑道。接上文人來二字說下不得作兩概讀。園裏把嗒們的
寶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
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嚇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
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著也進了京呢。此又言其相貌相同。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
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得如何。李執等笑道。四位媽媽纔
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姣嫩。除了
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
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卻比我們的好些。何
以見得。倒要請教。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
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敢所使喚的人。都
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執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
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耐著。不知你這樣人家的
孩子。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卻有此種道
理。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為他一則生的得

於壞中看出他好處來仍是溺愛之言

寫出三層常情逐次逼入下文

刁鑽者未有不古怪古怪者未有不刁鑽四字固相輔而行

以上將甄夫人入京一段結住爲後文二寶玉相見張本

以下遞入賈玉之夢甄玉一段的是迷離幻化之文

莫謂是鏡中花水中月好還我本來面目來

於夢見甄寶玉於此引出

不知一是甄一是賈同而不同卻到底不同而倒

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裏所以纔縱得一點子。他若一味只管沒裏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道。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爲什麼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裏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化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規矩秩然。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裏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著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闊。馱公子的心性。自爲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因說他你放心。鬧罷先還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很了你。好逃走了。南京找那一個去。賈玉道。那裏的誑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寶玉了。也是真的。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蘭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

有的沒的。倘不管。他何論乎。甄的賈。自此以下一段。文字得莊子神髓。夢中園子原不是。非夢中之園子。然。不知這一個。就是。原不是那一個。安知那。一千人。就是這。一千人。中未必無。那。一千人。不。就是這。一千人。我。不是。你。家的。寶。玉。如。何。到。你。家。來。既。到。你。家。就。是。你。家的。寶。玉。你。道。是。你。假。的。我。道。是。真。的。昔。黛。玉。以。北。靜。王。為。臭。男。人。今。夢。中。諸。女。以。賈。寶。玉。為。臭。小。子。香。寶。玉。所。親。即。臭。其。所。疏。也。那。一。日。不。在。茶。毒。之。中。苦。於。不。自。知。耳。荷。其。知。之。早。已。放。下。屠。刀。矣。

同。貌。卻。不。同。名。蘭。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證。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著。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已。入。元。中。若。說。必。無。也。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入。夢。之。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內。已。入。魔。境。矣。寶。玉。詫。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境。又。有。這。一。個。園。子。其。大。觀。園。耶。抑。非。大。觀。園。而。即。大。觀。園。耶。正。疑。惑。間。忽。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都。是。丫。鬟。寶。玉。又。詫。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寶。玉。怎。麼。跑。到。這。裏。來。是。那。一。個。寶。玉。寶。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笑。道。原。來。不。是。咱。們。家。的。寶。玉。不。是。這。寶。玉。卻。是。誰。他。生。得。也。還。干。淨。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裏。也。竟。還。有。個。寶。玉。竟。有。一。個。你。丫。鬟。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裏。遠。方。來。的。小。廝。也。亂。叫。起。來。子。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鬟。笑。道。咱。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咱。們。薰。臭。了。說。著。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茶。毒。我。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臺。階。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著。可。知。有。一。院。落。也。有。一。個。臭。小。子。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鍼。線。續。鴛。鴦。耶。補。孔。

蝴蝶耶莊子耶

他即是我我即是他他即是我我即是我他無他無他無他無我而況於他無他無我而況於他直寫得迷離一片

鏡中鏡影中影是一是二是夢是醒

真無空之非假亦無假之非空何必不真何必不假何必不是空中又何必不是空中假你是何人我是誰

二人之慌一人之慌也以彼玉叫此玉自叫自也到底醒後之假不如夢中之真如云醒後是真假竟夢中是假故一部書特以賈姓寶玉也

鏡子外面何嘗不是影兒

雀耶。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楊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丫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莫非又有林妹妹。寶玉聽了。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個夢兒。夢中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裏。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不容易我到他房裏。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裏去了。無真非假。無假非真。提醒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裏。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裏了。太虛幻旨。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這如何不是夢假而又假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嚇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旁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裏。當頭一棒。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尙恍惚。因向門外指說。纔去了不遠。其實只在腔子裏。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裏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丫鬟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付說。小人兒屋裏不可多有鏡子。小人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裏。安了一張牀。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裏想得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踢下。照著影兒來。頑著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搬進牀來。是正經一語未了。

此一笑也可當拈花妙諦

得麝月一說便將所以然揜飾過去當靜悟得之

起上收束寶玉之夢一節真是禪家三昧語

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探春有才。寶釵有識。中間夾敘學問一段。是作者指示經濟。必須根柢學問中來。方能興利除弊。不失大體。

寶釵要瞧平兒齒舌。是什麼做的。探春說早起一肚子氣。看見他站了半日。說了些話。不但沒氣。轉自愧傷心。烘染平兒伶俐如畫。

未曾派人分管。先說衆人議論。竹子稻地。年年可以交錢糧。隨借醫生看史湘雲病。剪斷然後派人。文情曲折。

寶釵不用鶯兒之母。殺有深心。仍借鶯兒提起焙茗之母。可謂公私兼盡。鶯兒葉媽。爲五十九回。噴鶯兒吐燕伏筆。

年終算帳。不歸帳房。借此寫出帳房積弊。

寶釵令管園者。年終各出錢文。分給衆人。施恩之後。卽分付循規蹈矩。不可任意吃酒賭博。可謂恩威並濟。兼且伏後文鬧賭等事。

甄夫人進京。遣人問安。說起家中亦有寶玉。面貌情性。與賈寶玉無異。接寫湘雲戲言。好逃往南京。又接寫寶玉一夢。與甄寶玉夢中彼此拉住。讀者試想。兩個寶玉。是一是二。若僅作後文甄府被抄。及甄寶玉入都看見。未免爲作者暗笑。



此回下半段專寫兩個寶玉。與上半探春與利寶釵得體。絕不相屬。而一回標題。卻止說探春寶釵。此作者因下半段頗有關係。不便標題。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一大段。應分二小段。五十三四回爲一段。極言寧榮二府祭祠賞燈之盛。反照後來之衰敗。五十五六回爲一段。寫探春寶釵之才識。整理大觀園。又引起後文園中生事。而五十六回之下半。夾敘甄賈兩寶玉暗藏後事。是一小段中之另一段。

大某山民評曰

賈寶玉夢見甄寶玉一段文字。可知天上事。有假必有真。假者只一。可向實處用筆。真者無窮。須於空中會意。恐以賈滋天下之疑。遂以甄堅天下之信。命意措詞。俱極慘淡經營。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季春事。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1988